

第陸章 安保強化之作用與發展

美日費盡心力推動安保，近年來復以「新同盟關係」面貌呈現，象徵日本區域角色及美國亞太地區影響力的大幅提升。然而指責美國外交政策失當的聲音紛起，外界對其似乎也屬其「軍事手段優於外交」思維下所採作為之一的安保強化影響與利弊開始投以更多關注；強化後有無符合預期的成果展現，包括所稱因應中共與北韓威脅及反恐方面的效果等等，成為美日無法迴避的重要議題。另外，安保對地區情勢的影響也在對立氣氛日濃的競爭與互動中發酵，促使相關各國必須從現實與利害角度衡量因應，形成更多促使美日務實權衡未來安保定位與同盟走向的壓力。

第一節 美日安保強化的實際效用

美日強化安保主要理由是強調區域存在威脅，分析其目標針對性並探討「威脅」的真實程度等因素後，當能將安保實際作用較清晰的呈現。

一、安保強化與對中共效用

(一)安保強化的針對性比重

1.安保強化與中共因素

冷戰後美日兩國強化安保體制的種種作為，顯示雙方在區域主要目的為因應亞太地區潛在的安全威脅與挑戰。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美日視中共為潛在競爭對手與威脅的證據即愈來愈明顯，兩國憂慮中共政治制度與軍事動向之若干言談或資料也明指或暗示安保持續強化的最大因素即為中共。事實上歷年來諸多官方文件、相關報告或領導人談話等資料，均透露出對中共崛起與積極進行軍事現代化的高度關切。

然而中共自改革開放以後調整以和平發展姿態面向國際，舊有窮兵黷武形象逐漸淡化，在政經軍影響力日增、加以國際情勢多變與恐怖活動等持續威脅之下，美日對中共關係有更多外交顧忌與複雜考量，即便將中共視為最大威脅，也不便全然置之於檯面，因此彼此關係雖見起伏，但仍大致維持某種程度合作或互惠關係而未針鋒相對。惟中共如仍讓美日感受到強烈的威脅或挑戰，和平的世局會讓美國欲強化安保提升軍力威懾態勢的氛圍與合理性大為降低，美國必須隨時提醒世人注意到中共的「本質」，才能維繫保持警戒與競爭的動能。小布希就任總統後似乎就熱衷於強調中共威脅程度及擺出近乎對立的態勢。

美國國防部 2001 年 QDR 報告中指出「未來可能有區域強權發展足夠軍力，威脅對美國具有重大利益地區的穩定」，西太平洋沿岸尤為高挑戰性區域，要「嚇阻及打敗企圖使用奇襲、不對稱戰術的對手」，¹雖未直接點名，但明顯係指中共而言。9.11 事件讓美國將焦點轉移至打擊恐怖主義，也盼望得到中共在亞洲的支持，故而美中一度呈現合作交往趨於密切的態勢。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亦於 2005 年 9 月提出有別於過去「戰

¹ 徐冰川，〈從軍事合作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大變化—美日安保體制下的日本自衛隊〉，《國際線上》，2004 年 9 月 27 日，<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821/2004/09/27/762@312445_4.htm>。

略競爭者」視角的「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另一種美中關係新定位。² 儘管如此，美日對中共的警惕一直未真正減少，美日安保即在此期間大幅推向強化。

2005年2月，美日正式將中共視為敏感內政問題的「台海議題」納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等於將安保一直以中共為主要目標的真實意圖浮現檯面。是否意味著美日對安保強化後的軍事實力已深具信心，準備好與中共展開新一時期的對抗而無懼或無必要在意其反應或反彈；抑或中共崛起及潛在威脅勢不可擋，非如此公開且針對性表態不足以遏制其妄動？

2006年美國《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DR)提出太平洋地區「至少要部署6艘可進行持久戰的航母及60%潛艦」，國防部2006年11月也決定在靠近北韓及台海地區「前沿部署」第二組航空母艦戰鬥群，並準備將4艘配置美國核戰主力「三叉戟」潛射彈道飛彈的「俄亥俄」級核子潛艇從大西洋轉移部署至太平洋，³以增強地區戰略核子力量。這些部署一旦完成，美軍亞太兵力規模將首次超越其歐洲地區戰力。

檢視亞太地區的軍事大國俄羅斯狀況，其於前蘇聯及共產體制瓦解、民主及親西方路線已實施多年及經濟衰敗拖累仍舊不振等因素下，即便有心力圖振興，但與美國抗衡態勢與實力早已不復存在。美國調兵亞太的目標似乎只有非民主國家且透明度不夠的中共與北韓兩國。如此大費周章在平和時期將重兵部署於此經濟正致力蓬勃發展的地區，若非認為具有實質威脅性，則更無急於調遣兵力擺出龐大陣仗之理由。

日本與中共雖存有諸多矛盾與利益衝突，彼此攻防較勁意味向來濃厚，但在實力、地緣與經貿關係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牽連下，對中共態度向來有較多的顧忌與曖昧。以近年來的狀況為例，前首相小泉任內雖一直堅持且連續參拜靖國神社惹惱中共，但其本人卻從未公開視中共為威脅，甚至還曾於2002年4月「博鰲亞洲國際論壇」中表示「中國的發展對周邊國家不是威脅而是機遇」，其後公開態度也仍持此一立場；即使傳出有較針對性的言論，至多也是個人私下流露出對中共建軍的關切。⁴ 日本政黨領袖鳩山由紀夫也明白表示過「中國增強軍事力量是基於防禦軍事戰略方針，並無現實性威脅」的立場。⁵

然而現實當中小泉任內「中國威脅論」卻在美國的節奏下不時增溫，政府官員談話及相關檔案也屢屢將中共視為競爭對手，頗有兩面手法的味道。例如對外向來持強硬姿態的前小泉內閣防衛廳長官石破茂在任時，不僅對中共大幅提升軍費等現象加以指責，還倡言應積極發展軍備保持對中共的警惕。⁶ 小泉重要幕僚外相麻生太郎於2001年4月競選自民黨總裁時亦發表「亞洲還有三個共產國家，因此冷戰在亞洲並未結束」言論；2005年12月甚至還稱「中國正成為相當程度的威脅」，並倡言日本應當作為亞洲領袖

²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2006國家安全報告》(台北：國家安全會議，2006年5月)，頁12。

³ 〈美轉移全球安全關注重點 強化其東亞軍事存在〉，《新華網》，2006年11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1/11/content_5316282.htm〉。

⁴ 麻生太郎曾於2005年12月要求中共軍費應「透明化」，且表示小泉首相與時任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也贊成其所要求之內容。請參考：〈日外相鼓吹中國威脅論 聲稱日本應成亞洲領袖〉，《新華網》，2005年12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2/23/content_3958514.htm〉。

⁵ 〈日本又稱“中國威脅”，日國內也有不贊同聲音〉，《新華網》，2006年3月8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3/08/content_4272922.htm〉。

⁶ 同上註。

等；⁷ 麻生「反中」態度及與小泉公開立場相異的言論多次引發中共反彈，但不僅未見其個人因發言「不當」遭到處置，反而持續擔任小泉對外政策核心幕僚，甚至續任安倍內閣外相迄今；2006 年日本發表《防衛白皮書》中有若干針對性內容令中共質疑，日方還以係引用麻生上述說法為說辭淡化，⁸ 顯示該類意見應相當程度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中共的真實感受與態度。

另外，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於 2005 年 4 月曾表示美日安保範圍包含台海，成為日本自 1949 年以來對於是否介入兩岸衝突最明確的一次表態。由於意味著未來美軍一旦介入台海衝突，日本可支援美軍行動而出兵參與，中共自然大表不滿。中共外長李肇星即於是年 5 月在日本京都與町村就此議題進行會談，然而日本態度卻異常強硬，任憑中方強調「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說」，同時警告日本此舉係對中共核心利益之挑戰，町村仍重申台灣屬安保「遠東」範圍等政策不會改變，一反日本 30 餘年來的模糊外交戰略。⁹ 雖然當時係處於中共「反分裂法」通過、大陸興起反日示威、以及中共升高對日抗議抵制等一連串導致兩國關係跌至建交 33 年以來谷底的事件背景中，但日本此一表態應非情緒之下的決定。

2. 安保針對北韓比重不高

美日也常以北韓威脅作為亟須強化美日安保與增加軍事強度的主要理由，在北韓試射飛彈及發展核武等連串事件之下，似乎也增加了強化安保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若從北韓對美日兩國構成威脅的真實程度分析，仍印證美日強化安保與相關軍事作為主要都還是針對中共而非動武可能性不高的北韓。

首先從實力來看，美日是兩大強國的組合，北韓戰力雖強，但因大部分武器漸趨老舊，被認為瀕臨 1970 年代以來的最低水準，¹⁰ 面對美韓聯軍的先進武器幾乎招架無力，一旦戰亂還有危及內部政權穩定的顧慮。若貿然南侵受到美國駐韓部隊及核子保護傘保護下的南韓，必會遭到全面性的反擊，即便在機率極低的獲勝狀況下，也會是兩敗俱傷甚至萬劫不復的局面，¹¹ 屆時不論是金正日政權或其作為國家目標的生存與安全都可能不保，反倒給美日中俄等大國趁隙介入的絕佳機會。

美國有冷戰後歷次戰爭皆勝的輝煌紀錄，即使安保體制未大幅強化，北韓在面對美國與南韓軍隊伺機發動如伊戰之先制攻擊、或衝突升高讓美日在理由充分下極可能迅速實施壓倒性反擊等巨大「威脅」下，可以說不僅缺乏不惜觸發美韓反擊也要主動挑釁的動機，就連武力單獨挑戰美國的實力也不具備，更不太可能在與美韓開戰之後尚有「餘力」擴大與不甚相干的日本為敵。日本較有可能的狀況是依據安保條約賦予其「周邊有事」支援美軍對抗北韓，並因而受到北韓攻擊，但這也可被解釋為係安保針對北韓而強

⁷ 〈日本怕中美關係升溫〉，《國際在線》，〈<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201/2005/12/15/145@822545.htm>〉。

⁸ 同註 5。

⁹ 〈日本對台海問題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大紀元》，2005 年 6 月 11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5/6/11/n952011.htm>〉。

¹⁰ 李明峻，〈東北亞情勢持續升溫美伊戰況趨緩〉，《新台灣新聞週刊》，第 368 期，2003 年 4 月 11 日，〈<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368&bulletinid=13862>〉。

¹¹ 李庚嬉，〈美國對北韓的各種軍事攻略方案〉，《台灣日本研究所》，2006 年 1 月 5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point-82.asp>〉。

化等「挑釁與威脅」在先，以及日本對同盟國行使支援義務而對北韓開戰，才使得北韓對日本幾乎不存在的武力威脅成爲事實。

北韓爲共產專制政體，動武的可能性較一般民主國家爲高，因此美國強調的北韓飛彈與核擴散等威脅確實存在，但北韓多年來主要仍以求取國家「生存」所需的安全保障、包括與美國改善關係及爭取外援等爲主要目標，而非亟欲採取可能導致其政權敗亡的武力統一或侵略行爲，即便近年來持續操弄「戰爭邊緣」策略，也是爲達上述目的在精算過美國底線後的審慎作爲。

若再從南韓與日本所受威脅程度及兩國因應作法的角度比較，也可得出北韓並未構成重大威脅的類似結果。南韓及日本兩國皆鄰近北韓，也同樣受到美國駐軍及核防護傘保護，但南韓與北韓接壤，直接暴露於其強大陸軍戰力可及範圍，所受「威脅」程度遠較無統一歷史使命包袱、且有日本海屏障的日本高出許多，但其並不認爲有必要積極擴充軍備對峙或壓制，反而嘗試和平外交手段的和解路線試圖降低對立。反觀日本並非北韓「敵國」，雙方關係除人質綁架及試射飛彈等新近事件具較大政治敏感性外，關係並未真正交惡。日本投注之軍費預算與戰力規模不僅大幅超過南韓，且猶以「北韓威脅論」強化安保持續發展軍備，自然令人懷疑其中因應北韓威脅的必要性與真實性。

北韓即便欲攻擊日本，排除未來玉石俱焚、可能性極微的核武戰爭模式，至多也只能發動傳統飛彈攻擊，不僅意義與作用極低，還必然引發強力反擊。北韓既只有在日本主動挑釁或武裝介入朝鮮半島時才有還擊可能，日本似乎就缺乏只因自己先「威脅」北韓才可能引發的武力威脅而大張旗鼓強化安保的充分理由。是以只有係針對中共，才能讓美日強化安保的作爲較合邏輯。

(二) 安保強化與中共因應

中共既已被美日兩國視爲潛在威脅國家之一，¹² 美日強化安保即帶有對其未來構成的各項挑戰預作防備之意味。中共當然認知到美國是能夠帶給其真正軍事威脅的唯一國家，也是能在準軍事行動中給予其有效經濟制裁的唯一國家，¹³ 因此，面對美日帶有冷戰思維的敵對或不友善行爲，如何建立足以對抗彼等行動能維護主權與國防安全的軍事力量，成爲解放軍中短期戰力現代化的重點，乃順勢將美日軍事壓力轉化爲凝聚內部的龐大能量持續調整各項相應作爲，以加速本身軍事變革提升戰力。

在外交戰略上，中共爲了改變國際形象，同時維持發展所需的穩定國內外環境需要，採取「韜光養晦、有所作爲」、「對美不搞對抗」原則及柔性迂迴策略，¹⁴ 陸續提出了帶有和平與互利色彩的戰略觀點，包括：「新安全觀」、「和、善、睦」鄰政策；從和諧社會出發，強調「對內和諧、對台和解、對外和平」的所謂「三和」戰略；¹⁵ 乃

¹² 徐琳，〈2006《中國軍力報告》只講擔心，不談對策〉，《華盛頓觀察週刊》，第20期，2006年5月31日，〈<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story.cfm?storyid=1350&charid=2>〉。

¹³ 許介麟，〈在東亞發展中日本減速〉，《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director-14.asp>〉。

¹⁴ 〈錢其琛訪美暴露中國領導人的憂慮與困境〉，《大紀元》，2001年3月23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3/23/n61612.htm>〉。

¹⁵ 「三和戰略」指胡錦濤重要智囊、中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2005年11月3日所提出的「對內和諧、對台和解、對外和平」戰略。請參考：〈中國的「三和戰略」〉，《王崑義部落格》，2006年5月26日，〈<http://blog.sina.com.tw/wang8889999/article.php?pbid=22448&entryid=4450>〉。

至於「和諧地區」、「和諧亞洲」及「和諧世界」等完整的「和諧外交」思維等，¹⁶ 相當程度改變了各國對其既有的負面看法。

中共除努力建構與美國單邊主義及軍事主導作風不同的外交基調、技巧緩解「中國威脅論」強度之外，也將造就其成為強國根基的「中國崛起」與亞洲地區的發展利益相連結，加速擴大自身在國際各領域實力與影響。¹⁷ 中共還利用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抗衡美日，反制兩國藉安保體制對其圍堵與孤立，¹⁸ 盡可能分化美國所領導的東北亞聯盟體系，包括以經濟實力拉攏東協組織；藉北韓問題籠絡南韓，弱化日本與美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以歷史及軍國主義復甦等問題理由反對日本「入常」抑制其國際地位；積極與亞洲國家透過雙邊與多邊方式構築信心建立措施，包含安全對話機制或軍事交流；以及增加區域合作安全體系的參與等，逐步在朝向多極格局中的強國過程中，以實力對美日軍事介入台海意圖進行「反遏制」，甚至要讓美日將以強化安保圍堵遏制的思維轉變為不得不重視交往與合作，順勢將台海關係進一步置於其新架構中。

中共和平外表背後的軍事加速崛起與各項進展仍持續令美國感受壓力。最明顯之處就是其公開部分的國防預算已連續 18 年以超過 10% 幅度成長，2007 年國防預算又較前一年增長 17.8%，超過 2006 年成長率的 14.7%，其意義讓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高層官員中川昭一以「日本正處於『淪為中國一省』的危機」來突顯其「嚴重性」；美國新公佈的 2007 年《中國軍力報告》也以強調中共為美國「最大的潛在軍事對手」為報告的軸心。¹⁹

中共亟欲成為海洋軍事大國，由近岸防禦型態轉變為外向型遠洋海軍，跨出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第二島鏈藍色海域，設法突穿美日隱形圍堵防線，²⁰ 也令身處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對亞太地區主導情勢的能力感到憂心。根據 2007 年《中國軍力報告》，中共可攜帶射程達 8,000 公里核彈頭飛彈的 094 型「晉」級新戰略核潛艇發展速度驚人，5 艘中的第 1 艘已於 2006 年下水，2008 年即可形成威懾戰力。而射程遠至美國西岸的中共陸基機動式「東風 31A」型與巨浪 II 型潛射洲際彈道飛彈最快 2007 年即可正式服役。²¹ 重要的是中共軍事上的持續發展，恰與美日安保持續強化形成強烈對比。

中共傳統武器無法戰勝美國，非對稱式作戰成為其追求戰力發展的重要指導原則，美國 2006 年《中國軍力報告》就指出中共可能藉由製造干擾性的軍事科技(disruptive military technologies)與美國競爭；長期間仍能多次抵消美國傳統軍事優勢的「破壞性軍事

¹⁶ 王崑義，〈中共外交戰略思維〉，《青年日報》，民 95 年 7 月 23 日，第 3 版，<<http://www.youth.com.tw/una/DH/Military/95/09/M95.09.13-C.htm>>。

¹⁷ David Shambaugh, "China's New Diplomacy in Asia", *Foreign Service Journal*(May. 2005), pp.36-38.

¹⁸ Yong Deng and Thomas G. Moore, "China Views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Great-Power Politics ?"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7, No.3(Summer 2004), p.134.

¹⁹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May 25, 2007,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070523-China-Military-Power-final.pdf>>。

²⁰ 孫國祥等，〈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3-200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台北：遠景基金會，民 93 年 8 月)，頁 21-26。

²¹ 徐琳，同註 12。

技術」；以及軍隊正朝能與意指美國的「具高科技(軍備)敵人」打一場快速而激烈戰爭的更現代化部隊轉型。²²

中共積極研發的太空武器也有可能成為其抗衡美日的新選項。近 10 年來美國發動的高科技戰爭，從指管通情、戰場指揮、精準武器攻擊、到後勤支援打擊力量等等，全都依賴衛星偵蒐導引與傳輸；美軍衛星偵察跟蹤感測器系統與地面基地感測器、太空基地攔截器(SBI)組合而成的即時性全球資訊網路，更能有效攔截中共洲際彈道飛彈使其威嚇與攻擊力失效，²³ 中共因而正視到美國太空系統幾乎可掌握其全部軍事活動的嚴重性。就連日本也意識到太空軍事領域的重要性而於 2003 年突破法律限制開始部署間諜衛星，加上安保大幅強化，自然帶給中共更多的刺激。

中共如果攻擊美日衛星，除可確保彈道飛彈有效運作之外，並可影響美軍在台海與全球的反應能力，使美日以安保機制干預台海的顧慮與代價提高，因此 2005 年即規劃將於 2007 年發射「嫦娥一號」探月衛星之後，正式籌組由解放軍總裝備部直轄的火箭衛星發射基地、二炮、太空飛行局及國防科委會等四個單位人員組成的「太空戰試驗部隊」，²⁴ 加速規劃「反衛星系統」(ASAT)武器朝向太空戰方向研發，²⁵ 顯現出其發展的決心。

中共的企圖與努力已獲得若干成果。2007 年 2 月，中共發射彈道飛彈命中其位於 860 公里外太空的老舊氣象衛星，展現其太空戰的實力。另其目前積極研發中的「開拓者」小型固體運載火箭，²⁶ 具有成本低、研製週期短、穩定性高、可經由車載與航空機載於短時間內發射的特點，並可作為小衛星發射載具，更重要的是能夠轉用為反衛星彈道飛彈，在太空戰場上充分發揮非對稱作戰之利，對美日戰力的發揮構成相當程度威脅。美國雖因太空戰議題事涉敏感而刻意低調，卻早已加快腳步採取反制作為。因此美中在台海雖仍維持平和態勢，但在太空場域優勢的爭奪戰已儼然開打。

戰略核子武器及其攻擊能力是中共在傳統武力難與美國抗衡下可操作並積極發展的另一方向，近年來受其核子彈頭與彈道飛彈技術進展激勵及安保強化壓力下，核武政策有轉向積極的趨勢，特別是 2005 年 2 月美日「2+2」會議啓動兩國新一波同盟戰力調整與強化之後，中共軍事與學術界開始重視核武在遏制中美衝突上產生的作用，部分且建議將現行「最低嚇阻」核戰略修改為「有限嚇阻」，期從原來反擊侵略者改為從事最小程度核戰，似欲將核武視為達到戰略目的工具，忽視其為相互終極毀滅力量的本質，²⁷ 例如上海復旦大學沈丁力教授發表名為「21 世紀核威懾」文章中就提出若中共(常規力

²²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May 23, 2006, <<http://www.defenselink.mil/pubs/pdfs/China%20Report%202006.pdf>>。

²³ 〈中國目光瞄準太空戰場〉，《東方網》，2005 年 4 月 30 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5/04/eastday050430b.html>>。

²⁴ 〈中國醞釀籌建「太空戰試驗部隊」〉，《南方快報》，2005 年 8 月 25 日，<<http://w1.southnews.com.tw/snews/China/02/00308.htm>>。

²⁵ 〈大陸射導彈 摧毀衛星〉，《聯合報》，2007 年 1 月 19 日，<<http://www.rcnda.nccu.edu.tw/news/2007/01.htm>>。

²⁶ 〈日媒：中美兩國太空軍事 高來高去〉，《傳遞訊息》，2007 年 2 月 3 日，<<http://forward.hkwebs.net/post/1/4312>>。

²⁷ 〈蘭德公司絕密文件曝光：美對中國全面戰爭方案〉，《igo社區》，2006 年 4 月 22 日，<<http://ido>>。

量)軍隊嚴重受挫而台灣宣佈法理台獨時，「中國還坐視其核武器受他方常規武器的精確打擊，而不把它真正用於威懾，是不可想像的。」7月，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更宣稱若美國在台海衝突中攻擊中共，中方將只能以核武反擊。還因而引發中共內部論爭及造成美中之間政軍關係的強大衝擊。²⁸

雖然中共內部智庫、學者與軍方對核政策的內容尚存有諸多爭議，且2006年中共國防部長郭伯雄及該年度《國防白皮書》都先後重申類似中共核政策仍堅持防禦性質不變、不率先使用、只用於最低限度核威懾及防止核擴散承諾的努力不變等基本不變立場。²⁹ 惟一旦中共094型核子潛艦全部建成並成軍後，估計中共在海洋中將至少有96枚載具及近374枚核彈頭，已超過一般所謂最低嚇阻力量。智庫蘭德公司也認為美國龐大的核武庫已無法突破中共精巧的核子防禦網。³⁰ 若美日安保持續追求強化建立針對性的優勢軍力，則可能讓中共在傳統戰力受壓迫的狀況下，提高以核武作為威懾反制的可能性，同時加速朝向「彌補核報復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增加進攻性彈道飛彈的數量」的方向發展。³¹

二、安保強化與中共動武之關連

美日兩國持續強化安保體制不論明暗都指向因應中共潛在威脅，各種強調台海可能出現危機及以中共戰力提升警訊為基調的「中國威脅論」，成為持續推動安保加強軍事關係的動能，為護台海和平彷彿理所當然的成了安保最主要的功能。阿米塔吉在2000年出任美國小布希新政府團隊副國務卿之前，曾對兩名訪美的日本前防衛廳長官表示：「美日兩國若加強同盟關係，將可遏阻台灣海峽紛爭危機」。³² 台海至今並未發生動亂，是否可視為安保強化後的成效？從美中台三面向探討安保強化對維護台海和平的必要性或效能之後，或許能得到較客觀的認知。

(一) 中共動武意願與必要性

中共對台動武似乎是台海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陰影，外界研究或披露的攻台方案也有許多，包括封鎖、海空軍轟炸、飛彈攻擊與斬首行動、兩棲登陸與特種作戰、資訊戰等不對稱作戰等等，確切方案為何外界不易得知；加上美日針對台海戰爭中對中共的反制措施亦未公開，使得台海戰況可能的演變、安保因應台海戰爭方式及其效能等問題充滿了複雜的變數，就連美日應否介入、甚或台海戰爭「勝負」與「結束」的定義也有諸多的討論空間。

然而一般在探討此等議題時，多半偏向以具體有形且可量化的戰力因素作為主要依據，對現實情勢下更重要且左右軍事決策的政治與環境等諸多因素反而容易忽視，其中

3mt.com.cn/Article/200604/show343982c30p1.html>。

²⁸ 徐琳，同註12。

²⁹ 蘭寧利，〈中共與美國太空戰之剖析〉，《國安(研)096-005》，民國96年2月1日，<<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6/NS-R-096-005.pdf>>。

³⁰ 〈美國防部公佈中國2006軍力報告 繼續渲染“中國威脅論”〉，《新華網》，2006年05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5/24/content_4594985.htm>。

³¹ 徐琳，同註12。

³² 〈美新政府高官指美日加強同盟可遏阻台海危機〉，《中時新聞網》，<<http://news.chinatimes.com/moment/900125005.htm>>。

甚至潛藏本身利益或意識形態於其中。2003 年發動造成迄今難以收拾困境的攻擊伊拉克決定，以及美軍攻擊伊拉克時戰況異常順利，其程度甚至與美國政府及軍事專家預期都產生嚴重誤差，就都是過於偏重軍事與戰爭勝負、以及輕忽政治等其他現實因素的主觀考量所導致的結果。

戰爭固然屬於軍事範疇，但當前兩岸開戰最可能的狀況係「台灣不顧國際現實與中共反應執意台獨，導致中共在一貫政治立場及法理上均毫無妥協餘地不得不開戰」。看似十分簡單而熟悉，但要發展到此狀況，卻一定須經過許多必要但環環相扣的互動過程，包括國內外政治與兩岸情勢、甚至個人政治利益等複雜因素的牽引，重點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力量，都不太可能坐視衝突升高至開戰而無制衡動作或拒絕採取理智作為，因此戰力因素在兩岸問題中應該是事件發展過程、至多瀕臨動武前的重要外交籌碼，真正想用及會用以開戰的機會極低。

近年來有所謂的中共「經美制台」、美國「聯共制台」或美中「共管台灣」等抑制台獨維持兩岸現狀，且已顯現出若干效果。這些名詞或許帶有某種政治宣傳策略目的，但不可否認已大致成為美中當前符合彼此利益下的模式與作法。中共認為在經濟、外交及大環境對其日益有利、我則處於資源流失相對弱化之不利狀況下，並無必要急於打破已維持近 60 年「分離」的兩岸現況冒險動武。即便從領導人本身政治或國家現實利益與風險等角度分析，中共也沒有急於統一、干冒戰爭兩敗俱傷甚至失敗的理由。

中共已視 21 世紀前 20 年為其國家發展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維持發展所需穩定環境自然為其最優先的目標，近年來快速發展已印證其此一思維的適切性。中共經濟愈發展，愈證明和平對其崛起最有利，只要能夠持續，解決台灣問題籌碼將隨之愈多，何需破壞和平無端發起戰爭？且中共訴諸台灣人民支持反獨促統的策略未變，形式上尚主張統一的國民黨仍可能重新執政、至少不會屢屢試探兩岸紅線；即使在民進黨執政之下，兩岸經貿與人員往來仍持續熱絡，例如 2006 年台商經核准赴大陸投資金額即達 76.4 億美元；至 2006 年 12 月為止，台灣人民赴大陸旅行人數累計達 4,240 萬人次；³³ 台灣支持獨立者也仍在少數，中共以和平手段反獨並維持發展所需環境的利基與理由並未消失。

中共訂定《反分裂法》使其以「非和平手段」抑制台獨成為具法理依據下的可能。但客觀來看，其將過去「促統」使命限縮於空間較大的「反分裂」框架之下，並對「非和平手段」範圍做出律定，或可視為其並無明顯欲以武力強行解決台灣問題意圖的證明。該法也意味著只要台灣不逾越《反分裂法》劃定的紅線，即可保證維持各方所望的和平現況，美日所謂「台海威脅」的問題即不存在。

美日可能會感到矛盾，因為在此狀況下若繼續強調軍事的「遏制」功能，似乎只有「遏制」中共不遵守該法所訂界限貿然動武；或有意向中共傳達即使台灣逾越紅線，中共不能、也不敢依法對台動武。前者意義不大；後者至少非美國目前所期，美國就經常提醒台灣不要將其維持台海和平政策錯誤解讀為支持台獨。這使得既無心支持台獨、卻又期望以安保或其他外力「遏制」中共動武的想法顯得不切實際甚至有些多餘。

³³ 蕭萬長，〈新思維開創兩岸經濟發展願景〉，《海峽兩岸經濟發展高層論壇》，2007 年 3 月 30 日，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70330keynote2_ppt.pdf。

就軍事角度來看，中共攻台亦無致勝把握。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2004 年年初即提出中共對台登陸作戰因艦艇海上防護力量薄弱及面對台灣軍隊強力準備下的防禦，將難以得逞的看法，進一步分析中共在發揮勝兵先勝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必備的精準轟炸飛彈等相關關鍵技術方面仍然缺乏，而在其中的「軍事關鍵科技表單」(Militarily Critical Technologies List, MCTL)中攸關RMA、從 0 到 4 分等級的各項關鍵技術能力分類中，美日各為 4 分及 3 分，中共則僅得到 1 分。我國防部官員亦評估中共發展精確打擊的「點穴戰」能力要到 2012 年才會趨於成熟。³⁴ 中共在隔海作戰受限極大而無確切勝算；或即使軍事勝利，也可能產生長遠傷害之下，貿然發起軍事攻擊並不符合邏輯。

(二)台灣刺激中共動武可能性

台灣的刺激，似乎是當前引發中共動武的唯一因素，然而該刺激必須是「超過中共所能忍受」甚至是不計後果的程度，這也就是過去認為台灣安全所賴的「九二共識」，在民進黨政府執政七年多期間持否定態度下，也未讓中共實際產生動武意圖的原因。達到讓中共動武程度的刺激狀況發生的可能性如何？首先從國內統獨問題民意及現實民生狀況來看，2006 年 2 月政府民調中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比率為七成一至九成二，與歷年調查結果一致；主張儘快獨立或統一的比率則僅占一成至一成六，³⁵ 顯示國人絕大多數仍傾向於維持和平穩定的現狀，若言明支持獨立等同於不惜挑戰中共決心一戰者恐怕更少；民調也顯示台灣最符合民意與現實的狀況就是「技巧性的維持兩岸廣義的和平現狀」。

政府在缺乏充分民意支持之下，跨越紅線走向獨立的法律面與現實面都不可行。政治人物即使確有理想，但對個人與政黨而言真正追求的最終目標與實際利益還是執政，且從簡單的現實考量，只要獲得政權，有無更改國號或「建國」對執政者個人政治或物質利益並無明顯差別，誰會願意激怒中共至對台動武、冒失去既有舞臺與既得利益之風險「改變現狀」？政治人物口中的「理想」有許多更像是用以追求執政利益的圖騰與工具而已。此種政治理想背後包含更多個人現實利益考量的情形，勿寧說是各國政治人物的普遍特徵，是以同樣也適用於中共各領導人面對「統一」使命權衡個人利害之上，只不過中共已經務實的將之限縮於反獨，即使如此也不能改變就個人利益而言，動武與否是極端利害之別的現實。

由於政府負有維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基本責任，國人不太可能坐視政府一步步將國家帶向會真正戰爭的邊緣，且一旦走向戰爭，甚至僅是開戰緊繃的邊緣，經濟民生就會開始遭受難以挽回的傷害，政府還要認真考慮我國防武力與戰鬥意志能否抗敵、獨立目標不論最終開戰與否是否均能達成等諸多必要的因素，相信任何政府或領導人都不會一廂情願漠視一意孤行後的徒勞與後果，這也是看似簡單的獨立正名迄今都未貿然推動的原因。

³⁴ 〈台、日、中的戰略關係與美日同盟〉，《「台灣的安全保障與民主」國際研討會資料》，2004 年 1 月 17 日，〈<http://www.wufi.org.tw/tjsf/040117f.htm>〉。

³⁵ 〈民國 95 年民眾對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的看法綜合分析報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 96 年 2 月，〈<http://www.mac.gov.tw/>〉。

近年來中共憑經濟實力在國際間刻意營造和平形象，台灣若干爭取主權獨立的作為經擴大宣傳之後，彷彿變成影響地區穩定的「麻煩製造者」，我國若執意挑戰中共，在目前狀況下勢必會面對龐大的國際輿論壓力，使得美日介入台海安全維護的正當性與可能性都降低；就防衛力量而言，台灣戰力有無能力撐至美國馳援抑或熬過其考量是否援台的時間頗有疑問，士氣、民意等非軍力因素在近年來族群撕裂及意識型態日趨對立等情況下更充滿變數，更重要的是至今未見美日明確表達支持台灣到底的立場與保證，台灣必須要有獨自作戰的最壞打算。單從此角度來看，台灣領導人就不會做出可能兩敗俱傷甚至自我毀滅的事。

民進黨執政後雖不時釋放或宣傳台灣主權完全獨立甚至「建國」訴求，但迄今並未就如何讓政策走出台灣、如何解決提出及實踐「台灣國」後面對中共與國際的壓力與反應，包括克服中共在安理會以否決權即能阻礙我加入聯合國、各大國在內的大部分無邦交且實行「一中政策」國家的承認現實、特別是面對中共被迫犯台及人民生命財產所受威脅等現實問題作認真思考，提出具體明確可行的願景與「路線圖」，或至少提出執行計畫構想與「時間表」，據以化解爭議凝聚重大行動前必要的團結、共識與信心，按部就班於執政期間逐年推展，反而是每到選舉或政爭需要時才訴諸「民意」拋出議題，因而引發外界只是「操弄台獨議題爭取選票」而非「真台獨」的觀點，也間接印證兩岸因台獨導致劍拔弩張的機會其實不大。

總統陳水扁先生就曾對獨立一事公開表示李前總統 12 年來都作不到，再讓其重新擔任總統結果也一樣的話語，藉以說明任內台灣獨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³⁶ 即真實的反映出臺灣「獨立」的複雜與難行。台獨理想既然在李前總統加陳總統執政至少十餘年內都未敢推動而乏實質進展，連國內的共識都未尚未謀求建立，國際社會也自然未對台灣主權態度有任何改變。此足以顯示未來不論任何人領導台灣，除非能改變中共態度，否則不可能不顧現實及後果貿然推動台獨，中共無論是要找到足以動武的藉口或陷於不得不動武境地的機率應該不高。

台獨議題既然主要仍侷限於政治人物國內造勢或權力需要而操作訴求範疇，其模式也多係大選前政黨論辯或宣傳之用，即便未來計畫辦理的加入聯合國或正名等公投獲得通過，台灣在受中共「遏制」、國際與聯合國規章體制等現實因素制約、以及領導人維護利益考量等主要因素依然存在狀況下，尤其在中共與國際社會壓力下，最後極可能仍回到維持現狀的原點。即便此現狀本來就為美日所望，但也顯示兩岸問題之發展與安保作用關連性不大的事實。

另外，美日「遏制」中共的作用雖不明顯，但「抑制」台獨的狀況卻已存在。從現實角度來看，美國容許台灣有限度的獨立意識空間與活動，能產生籠絡台灣繼續靠攏美國藉以牽制中共等作用，並非就是支持台灣獨立，更不會任由台灣產生可能導致美中關係交惡甚至交火的狀況發生，因此採取了較協調者角色更積極的「預防性外交」作為。

³⁷ 例如美國國務卿萊斯 2007 年 4 月在我政府醞釀政治性公投與總統大選合併等議題增

³⁶ 〈切勿使本土化運動之努力一夕化為烏有〉，《自由時報》，民 94 年 3 月 3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mar/3/today-s1.htm>>。

³⁷ 〈李潔明：美為自身利益對兩岸實行“預防性外交”〉，《中國新聞網》，2004 年 5 月 21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5-21/11242590981s.shtml>>。

溫之際，就先「提醒」台灣勿試圖利用明年北京奧運機會藉片面宣佈走向獨立及行動改變美國一中政策。³⁸ 台灣如果利用修憲或其他公投機會貿然宣告獨立，美國不僅不會給予外交承認，還可能聯合其他友邦共同抵制，甚至透過聯合國對台灣實施經濟制裁。³⁹ 日本很可能也依循美國作法對台施壓或坐壁上觀。台灣在安全必須依賴美國保護及日本也有影響力等現實之下，並無對抗美日中三方的任何本錢；亦即台灣不可能挑起美日為護台而開戰。既然如此，與美日安保強化的關連性及其在兩岸和平上發揮效能的空間自然更少。

中共因美日安保可能介入台灣問題將嚴重侵犯其國家主權與民族統一大義，故已將美日因素納入建軍備戰考量。其原訂於 2004 年舉行、後又取消的大規模東山島軍事演習計畫，就包含對「其他敵對勢力」演訓及威嚇的作用，而非純粹在遏制台獨。⁴⁰ 另外，早在 1996 年台海危機之際，時任中共副總參謀長的熊光楷即對美國的干預提出「不要老注意台海，也要注意自己的洛杉磯」的核武攻美警告。⁴¹ 美國自會審慎評估在中共影響力日增之下被迫介入台海戰爭及屆時盟友支持態度，尤其戰後美中可能繼續陷於全球性衝突敵對的雙輪局面中，並導致亞洲出現分裂等非其樂見狀況，因此在面對「非預期下與中共交戰」或「對台施壓消除中共攻台藉口」兩項抉擇時，不論從利益、介入代價、風險、難易度、或對區域及美國經濟傷害等種種因素考量，選擇簡單而無風險的「施壓迫我放棄進一步推動台獨」方案幾乎已成必然。事實上美中在對台政策上確實已建立類似「共管台海」共同抑制台獨勢力維持地區穩定的基本共識，⁴² 也顯示最符合美國利益與效益的作法絕非啓動美日安保體制。

(三)安保未強化下的美日遏制力

美日必定會強調若未強化安保，將無法因應可能的威脅挑戰。的確，由於美日安保是世界超強的美軍與具亞洲一流戰力的自衛隊結合下的軍事同盟體制，從戰力部署、飛彈防禦系統建構到各式尖端武器配置，都達到空前強大水準，很難想像中共或任何國家有不計代價冒險挑釁的可能因此理論上美日安保強化確實能對中共產生更強大的威懾效果。

然若美日安保未如此強化，也不至讓中共動武挑戰美日的意圖升高。這是因為以常理判斷，中共根本不具同時應付台海戰場、能從本土及太平洋基地迅速馳援的超強美軍以及日本自衛隊的能力，即便只以武力單獨挑戰美國或鄰近強國日本也難以佔到便宜。尤其美國擁有世界高科技先進武器，短時間內即能投送部署於東亞各個目標，絕對優勢戰力足以對付地區任何國家，且其仍以強烈意志繼續投入世界近半軍費預算保持軍事大

³⁸ “Rice warns Taiwan over any pre-Olympic moves”, *Taipei Times*, Apr 12, 2007,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07/04/12/2003356232>>。

³⁹ 林正義，〈美中台新形勢下的台海安全戰略〉，2002 年 10 月 20 日，頁 3-8，<<http://www.taiwannf.org.tw/seminar/20021020/20021020-3.pdf>>。

⁴⁰ 王崑義，〈台美中軍演與亞太區域安全〉，<<http://www.taiwannf.org.tw/seminar/20040807/20040807-2.pdf>>。

⁴¹ 陳世昌，〈中共軍力逼近 美日同盟更緊密〉，2005 年 2 月 19 日，<<http://forum.dtmonline.com/leo/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467&start=0&show=0>>。

⁴² 趙國材，〈論現階段兩岸關係之發展〉，《華僑協會總會》，2006 年，<http://oca.com.tw/sidepage/magazine/98/98th_5.html>。

幅領先，即使不考慮核子武器，中共軍力想要並駕齊驅都十分困難。

即便數十年後中共軍力接近或追上美國，也不代表就會貿然以毀滅性與殺傷力較現在更為驚人的戰力與美國發動極可能相互毀滅的對決。冷戰時期美蘇均擁有能近乎毀滅對方的超強實力，但也因此更小心謹慎至冷戰結束未曾衝突開戰，何況今日美日中看起來一直保持往來合作經貿熱絡的尚佳關係，遠不若當時美俄兩大陣營的公開敵對且壁壘分明。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2003年研究報告就認為中共軍事科技與整體軍力最少落後美國20年，至少在該期間內無力在全球甚至亞洲與美國分庭抗禮；⁴³ 另有部分專家也估計美國的軍事技術與裝備領先中共約15至30年；⁴⁴ 甚至軍方也都認為今後15至20年內，除恐怖威脅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國家對美國全球霸主地位構成實質威脅。⁴⁵ 日本自民黨創始人之一的鳩山由紀夫也表示中共增強軍力是基於防禦軍事戰略方針，並無現實性的威脅，黨內元老還批評麻生中國威脅的言論有意惡化日中關係。⁴⁶ 這些都表達出對中共「威脅」程度的不同看法。

中共若真有決心採取軍事行動，事前也會在政治、軍事等諸多方面顯現出醞釀及發動的徵候，前者包括：台灣已有足以刺激中共動武的言行與決心，並造成大陸民意對台極度不滿並支持動武、中共對台警告升級及美國勸阻台灣均無效等；後者則出現東南沿海城市認真實施安防演練、解放軍全面思想動員及當面地區大規模軍事調入與演訓等具體作為等等。此等過程足以提供美日各國足夠訊息，從容展開外交斡旋或進行遏制衝突所必要之軍事部署，視事態發展升高對台壓力遏制冒進或防止中共蠢動。

台灣問題本質上是歷史遺留下的政治性共業，從中共角度而言，不論從國土完整與主權尊嚴、各領導人一貫反獨的堅定立場、民族感情與愛國情操、解放軍思想教育核心與強烈意識型態、對共黨政權的衝擊力量等現實面；抑或依「反分裂法」所訂明確標準的法律面來看，跨越紅線的台獨行為，極可能讓中共從一般以安全威脅程度、軍力強弱勝負及評估利益得失的交戰考量，轉變成複雜政治因素下難以「煞車」的非理性作為而「被迫」以戰制獨。雖仍算是一種「威脅」，但也是兩岸迄今未能善意溝通諒解、使得彼此模糊與迴旋空間限縮、甚至關係交惡互信喪失之後逐漸攤牌的結果。而中共「不惜一切」反獨的立場及事態可能的發展，恐非單純從軍事角度所能評估或阻止，美日對此亦應有相當認知。

過去美日對台海立場持模糊態度，美國對戰時是否援台即採取所謂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日本雖提出對美國在安保體制下的軍事行動將提供支援的「清晰」，⁴⁷ 但對台海有事時是否依據安保條約出兵擔任美國後方支援則同樣態度曖昧。隨著美日

⁴³ David Barboza, "Study Says China Is Decades Behind US in Military Power", May 23, 2003, <<http://www.nytimes.com/2003/05/23/international/asia/23COUN.html?ntemail=&pagewanted=print&position=>>。

⁴⁴ 〈美國要調整對華心態〉，《香港大公報》，2006年5月31日，<<http://www.heb.chinanews.com.cn/news/hwhwbz/2006-06-01/5160.html>>。

⁴⁵ 李明峻，〈美國部署NMD牽動全球戰略〉，《青年日報》，95年9月24日，第3版。

⁴⁶ 同註5。

⁴⁷ 小田村四郎，〈思考《反分裂國家法》的因應對策〉，蔡瑋、柯玉枝合編，《東亞與台、日、中的新形勢》(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關中心，94年7月)，頁174。

不斷以中共威脅為由大幅調整戰力，也已排除日本制度上介入台海的限制，按理面對中共時態度應更能強硬以充分發揮遏制動武功效。當今兩國台海政策確有轉向清晰，然卻非憑恃安保對中共更明確的遏阻姿態，反而是堅持兩岸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以及「台灣不獨、中共不武」等「戰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⁴⁸ 加上 2007 年 4 月日本《朝日新聞》一篇有關美日並無因應台海危機共同作戰計畫的報導，⁴⁹ 似乎顯示兩國對安保發揮介入台海問題的核心功能與否仍維持相當的「模糊」，使得安保強化在遏制中共動武、維持台海和平的必要性與功能方面更顯得混沌不明。

三、安保強化與反恐及北韓關連

美日強化安保的另項重要理由是因應恐怖主義活動及北韓威脅，此也可在安保強化後的今天加以檢視以印證其作用虛實。

(一)安保強化對反恐效能

反恐對日本自衛隊走出本土，是項重要而正當的理由。日本倘無安保體制強化帶動，或可能仍囿於法律限制而難見支援效果。美國希望日本在內的各盟國及友邦協助反恐；日本則藉以突破法律限制順理成章走向海外協助反恐，即便其面對與其他盟國同樣的撤軍壓力，仍盡可能延長海外自衛隊留駐時間，展現出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與支援美軍的決心。雖然參與的自衛隊人數及任務範圍有限，但在整個反恐戰爭中的作用及對維護和平的貢獻仍不容抹滅。

然而反恐與同盟強化並無直接關連，參與反恐的國家也並非必須是美國緊密的同盟國，美日安保似乎只在日本支援海外反恐戰爭功能上發揮了若干「放行」的作用，而日本在全球反恐角色份量相對有限，且受國內外輿論影響也開始自海外撤軍，其在反恐中的功能將更形弱化，加上美國在亞洲反恐主要作法係對目標國或於其鄰近國家部署實施，與其駐日或太平洋戰力的強化實質關係並不明顯。

美日安保強化遏制恐怖活動的效能也不明確。恐怖主義具有無所不在、範圍與對象不確定及難以掌握行動等特性，也很難對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反恐戰爭成效加以具體評量。根據美國國務院 2006 年《反恐報告》(2006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顯示，⁵⁰ 該年全球恐怖主義事件仍高達 14,338 起，較前一年大幅上升 25%，共造成 20,498 人被害身亡，其中有三分之二發生在被美國稱為恐怖分子「召喚地」的伊拉克；發生在阿富汗的恐怖攻擊事件也較前一年增加近 50% 接近 750 次；東亞、南亞、歐洲及俄羅斯等地恐怖活動雖有減少，但非洲則仍有增加，意味著近年來恐怖主義活動能力恐又有恢復壯大的趨勢。

目前新的恐怖主義活動範圍已從西歐、中東及拉丁美洲三大熱點地區向全球國家蔓

⁴⁸ 同註 37。

⁴⁹ 〈朝日：美日無計畫介入台海危機〉，2007 年 4 月 18 日，《聯合報》，〈<http://news01.cdns.com.tw/20070418/news/gjxw/096000002007041719214804.htm>〉。

⁵⁰ 〈美國國務院公佈《2006 年度各國反恐怖主義形勢報告》〉，《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2007 年 4 月 30 日，〈<http://usinfo.state.gov/xarchives/display.html?p=washfile-chinese&y=2007&m=April&x=20070430175758idybeekcm0.6853449>〉。

延，且有強烈國際化傾向。⁵¹ 過去恐怖組織通常任意選擇攻擊目標，新的恐怖主義不僅以全球為範圍，且組織增多，活動頻密，手段講求高技術與多樣化，能充分發揮非正規、非對稱攻擊與殘忍性等特點，殺傷力與破壞力都提高，因而根除困難，更說明了未來反恐的艱鉅性。

美國積極追求軍事卓越及輸出尖端軍事科技，雖因肩負捍衛世界自由民主和平的重任，但其作法卻可能激化對手的反抗意識，讓無法在傳統軍力上競爭的恐怖主義敵人更努力尋求低成本高效益的綁架、暗殺、破壞、游擊戰、恐怖攻擊等各種非對稱暴力攻擊策略，間接造成來自全球「低密度武力威脅」繼續升高而打擊成效卻難彰顯的困境。⁵²

2007 年 7 月，美國情報分析師更提出蓋達組織作業能力與訓練計畫已達 2001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亦即恢復到 9.11 事件前運作能力的警告，⁵³ 這彷彿宣告了美國世界超強的有形戰力或美日安保強化在反恐作用上的極限，也促使世人在恐怖攻擊可能重新籠罩全球陰影之下，更嚴肅的思考過去定義與面對「威脅」的方式是否還有調整修正的空間。

美國目前仍將反恐重點置於中東，尤其伊朗因繼續透過向伊拉克什葉派激進分子提供武器及協助訓練擾亂伊拉克局勢，故仍與敘利亞、古巴、蘇丹及北韓等國家被併列為恐怖主義幫兇，其他地區則依然存在恐怖主義威脅。⁵⁴ 看來美國未來需其他國家繼續支援反恐的程度只會增加；不僅需要日本，更包括影響力日增的中共在內。在中共支援的效益不低於角色受限的日本情況下，美國想要擴大反恐戰爭成效，或許不是繼續強調思維下讓中共感到防堵或遏制壓力的安保體制，而是適度降低軍事與對立姿態建構反恐互惠共識，作為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最佳助力。

(二)安保強化與六方會談

美日兩國面對亞太事務各有戰略考量。美國亞太軍事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維持地區和平與主宰權；日本主導亞太事務核心政策的基礎及實踐政治大國的目標前提則是確保對其有利的穩定周邊環境。兩國在北韓問題態度上也稍有不同，美國希望藉武力威迫北韓徹底放棄核武開發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作為；日本則以維持半島和平現狀與無核化，及讓北韓在日中之間發揮緩衝作用，作為對朝鮮半島的戰略目標。⁵⁵ 兩國對北韓的戰略目標還包括推動其「和平演變」。

美國認為軟硬兼施的作法最能奏效，因此以「胡蘿蔔與棍棒」雙管齊下方式作為處理北韓問題主軸，在「棍棒」方面，美日安保使北韓除面對美韓兩軍聯合戰力之外，再增添日本的支援力量。美國之前應該也評估即使開戰仍有絕對勝算，才會藉強化安保等擺出可能攻擊北韓的高壓姿態。一般均認為有美韓同盟及美國核子保護傘應付北韓，啟動美日安保的可能性並不高，北韓問題主要還是應該藉由外交會談方式處理。美日目前處理北韓問題的戰略結構是「六方會談」，即所謂的「胡蘿蔔」功能，美韓同盟與美日安保體制則僅作為對北韓軍事威嚇與實際行動時的主體。

⁵¹ 許依娜、馬燕冰，〈恐怖主義的危害〉，閻學通、金德湘主編，前揭書，頁 277。

⁵² Emilie GUYONNET，〈日本重新建軍野心與美日新策略聯盟〉，《法國世界外交論衡》，2006 年 4 月，〈<http://cn.mondediplo.com/article116.html>〉。

⁵³ 〈美分析 凱達恢復 911 前戰力〉，《聯合報》，民 96 年 7 月 13 日，國際 A18 版。

⁵⁴ *National Strategy for Homeland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White House, July 2002).

⁵⁵ 王傳劍，前揭文，頁 28。

美國、中共及北韓等三方最早於 2003 年 4 月在北京就北韓問題的解決舉行會談，8 月始擴大為由美日中俄及兩韓等六國共同參與的「六方會談」，並於 2004 年 2 月及 6 月分別進行第二、三輪會談，其後受到北韓 2005 年 2 月正式宣佈自己為擁核國家影響而告中斷，⁵⁶ 至 7 月始恢復第四輪會談，並於 9 月的第二階段會談中通過頗具建設性的「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即所謂「919 共同聲明」)。⁵⁷ 第五輪第一階段會談隨即於 11 月展開，北韓問題大有撥雲見日之勢。

然而美國此時卻又加大「棒子」力度，不僅未放緩對北韓壓力，反於是年 12 月重新指責北韓政府洗錢及印製偽鈔而施予經濟制裁，使得乍現曙光的會談再陷僵局；北韓於是繼續研發核武，聯合國遂於北韓次年 10 月進行核試爆後在美國主導下對其實施金融制裁。⁵⁸ 其後美方態度又轉趨和緩，六方也於 12 月重回談判桌舉行第五輪第二階段會談，2007 年 2 月續舉行第三階段會談，3 月則召開第六輪第一階段會議；迄今雖又停滯四個月，但第二階段會談已敲定於 7 月 18 日復會，⁵⁹ 未來透過會談獲得進展的可能性頗高。

若將上述過程對照美日安保近年來的大幅強化，可以看出北韓在美日增加的軍事壓力下，仍然持續發展核武直至今日核彈測試成功，突顯「六方會談」的外交手段才是解決北韓問題的基礎。安保體制強化還可能給北韓研發飛彈與核武係因美日壓迫下的自衛需要、並以之作爲繼續冒進的藉口。因此美日安保即使仍因會讓北韓產生更大畏懼而期望消除美方敵意不致有動武念頭，但作用並不明確，也不見有解決北韓問題之明顯作用。

北韓擁有核武對區域長期和平穩定而言確爲一大隱憂，但也因核武具有「相互保證毀滅」的嚴重後果，因此會有讓彼此更加戒慎恐懼因而維持平衡的作用。北韓既無與美國強大核武庫對抗的條件與理由，只有在被攻擊前用以恫嚇來犯者、或遭到攻擊之後非理性的最後一搏；反而是平時用以對外訛詐更多利益或保障較有可能，但應該會謹慎拿捏以免讓美國「誤判」或被用作先制攻擊的理由，因此操弄的空間應該不大，惟其爲「擁有核武的共產國家」已夠讓美國重視與頭疼了。

從現實角度來看，美國對北韓威嚇作用在其擁有的世界超強的龐大戰力，包括駐韓美軍、美國駐太平洋基地海空軍及東亞核子保護傘，基本上已足夠發揮作用，何況還有南韓戰力的牽制與國際因素制約。今後維持各方所盼朝鮮半島穩定現狀的關鍵因素，或許不是效果並不明顯的安保體制，反而是安保強化「遏制」失敗、因而擁核的北韓與提供核子保護傘的美國之間的「恐怖平衡」也說不定。

(三)北韓問題有其他考量

從美日朝鮮半島利益及兩國立場角度來看，安保強化還有壓制北韓順從等之外的其他考量。首先，安保在處理北韓問題上發揮的作用雖不明顯，甚至日本在六方會談中的

⁵⁶ 李庚嬿，〈北韓核試爆後應注視美·日與中·俄的戰略變化〉，《台灣日本研究所》，2006 年 10 月 11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takeo.asp>〉。

⁵⁷ 〈希爾：美與北韓同意開始討論和平機制〉，《大紀元》，2007 年 3 月 7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3/7/n1638754.htm>〉。

⁵⁸ 〈希爾：六方會談結果不容樂觀〉，《BBC Chinese News》，2006 年 12 月 19 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6190000/newsid_6192000/6192097.stm〉。

⁵⁹ 〈中共提六方會談日期〉，《大紀元》，2007 年 7 月 10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7/10/n1769049.htm>〉。

角色也不突出，美國政策主軸從小布希上任初期即採取的強硬姿態，在六年後回歸柯林頓時代的交往政策，給人白忙一場的感覺。然而北韓以「戰爭邊緣策略」試射飛彈及打出「核武牌」等一系列威嚇作為，對日本而言正可激發其轉向積極性防衛政策所需支持與認同之催化條件，今後一旦朝鮮半島等周邊事態危急時，日本均得以「有事」理由介入，不論對其區域存在感或影響力提升各方面來看，都有正面意義。對照之下，北韓「危機」對日本藉以壯大自己的「功能」，似乎較安保強化對解決北韓問題產生的效用更為明顯。

對美國而言，北韓問題牽動地區各國之間的利益較勁，在處理北韓問題時還有諸多軍事領域以外的考量與顧慮。例如美、日、中共及南韓等 4 國之間以及南韓與美日之間就存在利益衝突、心理矛盾及對北韓政策落差等重大差異，很可能因立場與處理方式的不同牽動彼此關係與情勢的微妙變化。以南韓為例，其自 2000 年與北韓發表《北南共同宣言》以來，雙方關係就不斷改善，⁶⁰ 南韓希望中共與北韓都能加入其 1994 年 5 月在東協論壇(ARF)資深官員會議(SOM)中提出的「東北亞安全對話」，共同參與安全合作或預防外交，並持堅決排除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北韓問題的立場，⁶¹ 這些都可能降低美國「棍棒」策略運作空間與效果，而與美國棍棒策略相抵觸。

美日強化安保遏制北韓動武的作用雖不明顯，但萬一真正與北韓開戰時，美國因此增加的戰力肯定是其速勝的保證；日本則可適時發揮「錦上添花」、參與東亞熱點問題支援的政治效果。然而中俄兩國對美國的牽製作用始終存在，中共與北韓於 1961 年 7 月締結有《中朝友好合作相互援助條約》，其中第二條規定一方有義務在另一方遭到侵略發生戰爭時提供軍事支援；中共也為北韓經濟建設提供大量糧食、石油及煤等無償援助。⁶² 俄羅斯則於 1949 年 3 月與北韓締結《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至今仍屬有效；2000 年 7 月雙方還發表「共同聲明」宣稱反對所有侵略及戰爭政策。⁶³ 這都使得美國實施以武力為基礎的威嚇或軍事行動計畫平添困難。

是以美日考量應不僅限於戰勝而已，而是能在戰鬥開始直至獲得勝利與重建過程中，均能維持足以主導朝鮮半島情勢、遏止中俄干預戰局或介入善後事務所需的最低戰力，因此必須以強化安保鞏固美日關係來因應中俄南韓三國的牽制效應與存在的變數。若由此看，安保體制強化似乎又有若干必要性，但這又必須在「戰爭開打」下才能顯現功能，而根據之前分析除非美國發動先制攻擊、否則北韓威脅成為戰爭機率極微；上述似著重美日本身角度而非優先考量區域整體的爭利作法，又容易讓安保強化的正當性遭到更多質疑。

在處理北韓問題當中，日本的人質綁架事件對安倍政府而言是敏感且重要的議題。綁架事件係北韓近 30 年內直接從日本等臨近國家綁架大批人員用以協助製作飛彈及培

⁶⁰ 〈南韓總統表示將向北韓提供無條件援助〉，《新華網》，2006 年 5 月 10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5/10/content_4529146.htm>。

⁶¹ 安秉俊，〈朝鮮半島與亞太安全〉，<http://www.inpr.org.tw/publish/pdf/111_2.pdf>。

⁶² 李庚嬉，〈美國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是否有效？〉，《台灣日本研究所》，2006 年 8 月 3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takeo-53.asp>>。

⁶³ 李庚嬉，同註 56。

養成爲間諜等，⁶⁴ 直至 2002 年 9 月日本前首相小泉到訪時北韓始突然承認曾綁架 13 名日本人，其中 5 人已獲釋放，餘則堅稱死亡。此立即在日本掀起民眾強烈憤慨，安倍晉三順利當上現任首相的重要原因，即爲當時以強硬立場要求解決而能擄獲民心，如今日方仍持該問題必須與北韓問題合併解決的立場，人質問題可能成爲其執政時北韓政策中難以妥協的因素。⁶⁵ 惟該問題對美國而言卻非考量的關鍵，美國認爲此屬日本國內政治及「歷史」問題，不應影響其解決北韓問題的整體操作，因而出現第五輪「六方會談」美日不同調的情形，也突顯出即便美日同盟關係緊密且漸趨對等，美國對同盟國日本仍存在超強心態下的「美主日從」思維，特別有可能在兩國立場相異的重要議題上顯現。

關於北韓核子問題，早在 1989 年美國情報部門發現北韓仍在建造核子設施時，就意味著其或有擁核自重的一天。其間經過 1993 年及 2001 年兩次核武「危機」事件及六方會談多次的斡旋努力，北韓果然仍無畏於美國軍事壓迫發展出核武。雖然只是初始階段，但對地區國家甚至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來說，都已構成更多實質性威脅。而北韓製造出核子彈頭的數量、生產出可用製核武的原料、以及有無將該原料與製造技術擴散至他國等，都是今後令美國必須持續嚴肅以對的問題。

美國在北韓擁核籌碼增加的現實及小布希總統八年重要政績等壓力之下，既已捨棄以武力恫嚇爲主的強硬路線重探柔性外交作爲，對六方會談協議能否落實的關切可能會隨小布希任期將屆而愈發急切。美日過去在北韓無核武之前都未能以武力恫嚇的強硬手段迫其妥協，今後恐難期待能產生特別效果。美國當今重新重視外交會談，即便是不得不採取的作法，但至少應該是體認到費心強化的安保對北韓問題缺乏積極作用下的務實轉變。

第二節 安保強化利弊與未來發展

被視爲安保強化對象的中共與北韓等國家，對於美日延續冷戰軍事聯盟的嚇阻模式並定會感受到壓力而不滿，對彼等不同的價值觀與「霸權」思維也會奮力抗衡；加上恐怖主義也未放棄對美國及世界採攻擊與報復行動，使得美日「威脅感」提升引發持續擴張軍力的動能，如此可能導致非良性的互動循環，引發對安保強化利弊及其未來發展動向與影響的重視。

一、安保強化利弊檢討

(一) 威懾與抑制效益欠彰

1. 「威脅」實況與威懾盲點

美日安保體制發展過程有其複雜的背景因素與戰略考量，安保也具有維護區域安全與秩序的作用，兩國整體戰力的提升，能對區域潛在戰爭威脅產生遏制效果。美日聯合軍力愈強，此種遏制效用就愈大。作用的發揮一方面來自美日突顯絕對優勢軍力，使對方根本上放棄採取軍事手段侵略的念頭；另一方面，即使對方因故導致動武機率

⁶⁴ 〈觸目驚心的北韓綁架日人案〉，《大紀元》，2004 年 4 月 25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4/25/n519889.htm>〉。

⁶⁵ 〈安倍：日本在綁架問題上絕不向北韓妥協〉，《大紀元》，2007 年 3 月 6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3/6/n1637859.htm>〉。

增加，也會因美日安保的可能干預，迫使在毫無勝算下放棄動武，從而達到徹底防制戰爭的目的。於是「威脅增加」與「必須遏制」，成為美日用以強化安保的最大理由，也成為外界對安保支持的主要因素與期待。

然而即便「威脅」已達必須強化美日安保擴充軍備因應之程度，但由於會同樣導致對方危機意識而加速奮起，一味較勁的結果未必盡佔便宜，卻有可能引發更多導向地區不穩定及戰爭發生因素的敵意與猜疑。且過度傾向以軍事實力作為追求目標的手段，可能造成權力無限擴張及陷於「權力傲慢」的迷思、產生主觀誤判或操作「威脅」甚至輕易訴諸以戰止戰的危險傾向當中。現代戰爭已被證實會帶來兩敗俱傷、既深且久的嚴重後果，即使是「獲勝」的一方亦然，伊拉克戰爭就是最好的一面鏡子。

當今東亞地區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地區國家之間發生衝突或戰爭的機率本來就極微，此種觀點使安保大幅強化的必要性減低，自然為美日兩國強化安保時所不樂見，除將潛存「威脅」本質的中共、北韓及恐怖主義作為標的之外，並不時強調「威脅」與因應的必要性，例如美日將北韓問題升高為全球矚目的「危機」，藉以增加安保強化擴張軍事的合理性及張力，但之後顯示事態既未達到具侵略性或急迫的「危機」程度，安保體制也不見發揮明顯壓制北韓持續發展核武的任何作用。美日或許有誇大威脅程度的理由，然而重要的是安保在面對所謂「威脅」時由於存在盲點，使嚇阻功能在和平狀態下根本難以發揮。

一般對「威懾」或「嚇阻」定義的認知是：「透過力量展示及使用的決心，迫使對方評估主動發起攻擊將弊多於利，甚至有嚴重後果代價而打消念頭或軟化屈服」。對美國來說，保持龐大海外駐軍為其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戰略意義除對相關對手國家進行軍事威懾之外，也包括在威懾失效時採取軍事行動以有效化解危機等。⁶⁶ 小布希政府即主張美軍平時應透過軍事部署來體現威懾能力；危機一旦發生，通常先炫耀武力展示動武決心迫使對手讓步，威懾失敗才動武解決危機。⁶⁷ 美日強化安保體制並積極調整軍事部署，主要固然是因應中共快速崛起下的東亞情勢，並非有意與中共作戰，而是想透過軍事優勢下的威懾與遏制達到戰略目的，也可為中共因政局不穩導致「核失控」等可能狀況預作準備。⁶⁸

1996年中共於台海試射飛彈及實施三軍聯合演習，美國隨即調遣「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外海巡弋；李前總統發表「兩國論」及2001年共軍東山島演習期間，美國亦派航母戰鬥群靠近並舉行聯合軍事演習。2002年3月美國的核武恫嚇，也是針對中共「以戰術核武攻打美國航母戰鬥群」說所作出的警告。⁶⁹ 這些本質上皆屬於實施「威懾」的狀況，亦即雙方都「無意戰爭」，只是藉武力展示傳達

⁶⁶ 〈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人民日報》，2003年6月12日，〈<http://past.people.com.cn/BIG5/junshi/62/20030612/1015570.html>〉。

⁶⁷ 〈美轉移全球安全關注重點 強化其東亞軍事存在〉，《新華網》，2006年11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6-11/11/content_5316282.htm〉。

⁶⁸ 翁寒松，〈軍事觀察：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透析〉，2005年5月18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8221/37524/37526/3395591.html>〉。

⁶⁹ 徐博東，〈大陸對台動武的可能性評估〉，《福建社會科學院》，2004年9月11日，〈http://www.fass.net.cn/fassnews/fass_readnews.asp?newsid=162&page=5〉。

訊息決心並藉以產生更大壓力與外交籌碼。1996年中共飛彈試射就屬一種對台獨的威懾；美國派遣航母巡弋台海亦屬之。

上述事例連帶突顯出安保威懾作用上的重大盲點，亦即對象國若非真想發動戰爭，只要軍事上避免有實質上過於無理的挑釁動作，則不論其採取包括美日介意的擴軍等各項作為，只要不影響各國重要的安全與利益，甚至不用擺出維護和平或自衛需要的姿態，美日安保都缺乏啟動或實施先制攻擊的理由。此時安保不論再如何強化，除繼續軍事「威懾」之外，幾乎再也無計可施；中共與北韓過去正是因為如此，才敢對美日安保「軍力展示」不加理會。

這無異說明近年來為何在安保大幅度強化的「威懾」之下，北韓照樣發展核武成功，中共則發展軍事到令美國「震驚」地步的原因，也顯示出對原本即不具與美日開戰意圖與條件的中共與北韓而言，美日以強化安保威懾，不僅未能迫使對方放緩建軍，甚至可能提供兩國內部產生「同仇敵愾」的危機感催化劑，以及向國際社會訴求必須加速建軍以「維護主權尊嚴與對抗美日威脅」的絕佳藉口。

根據「戰爭的困惑」(War Puzzle)一書作者John A. Vasquez的觀點，戰爭乃起源於雙方行為互動過程(action-reaction process)的不當，經長期累積而導致衝突。⁷⁰美日在強化安保的同時，雖然也重視與中共外交合作途徑的軟性訴求，避免對立態勢進一步升高；對北韓則不論擺出如何強硬姿態，依然設法維繫「六方會談」作為處理問題機制，但直到近來態度才有更大幅度的。

2. 抑制中共效果有限

安保最具體而重要的遏止戰爭功能在當前情勢下既然稍顯多餘，美日所考量者應為另一理由較不充分、卻能合理解釋為何在無戰爭急迫性下仍大幅強化安保的動機，此即為「抑制挑戰國家崛起」的目的，特別是針對中共。但此種作法並不符合國際上自由公平競爭的原則，對當事國而言甚至會感受到敵意，容易引發爭議及反彈，因此在安保強化的理由與過程中常予淡化而未置諸檯面。

抑制中共的作用可概分「直接作用」與「間接作用」兩類。前者係直接擺明對中共崛起顧慮及其發展軍力的不滿，期以強化安保展現優勢軍力與部署的威懾態勢迫使對方恐懼、放棄挑戰美國，甚或以放慢崛起舒緩美日壓力。美國此一策略也用於對北韓的強硬路線上，期迫使妥協接受放棄發展核子武器等要求。

然而狀況卻是中共近年來持續擺出不主動挑起衝突的和平姿態，使美日完全缺乏對其動武的基本條件，外界因此還可能對美日冷戰圍堵、遏制等心態作法與必要性產生疑問，使得美日必須在擴大「中國威脅論」須與之抗衡及強調美日中關係仍維持友好之間費心拿捏，卻難免仍左支右絀。中共巧妙調整了過去過於追求國際優勢地位讓美國警惕的強勢姿態，也接受美國主導下世界秩序的現實，同時也未因美日軍事威懾而放緩崛起，最後還讓小布希政府對中共態度由上臺之初的「戰略競爭者」立場調整為2005年「利益相關者」的軟調訴求，無異承認安保直接抑制的功能欠彰。

安保「間接抑制」中共崛起的效果則應該存在，這是因為美日強化安保可營造及擴大國際間「中共威脅迫近」的恐懼氣氛，讓外界產生憂慮及美日能「遏止與平息地

⁷⁰ John A. Vasquez, *The War Puzz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 1, P.31-33.

區可能發生的動亂或侵略」概念。各國為求自身安全得以確保，自然容易心存依賴，進而傾向支持美國東亞政策及美日安保強化等作為，並與之加強合作共同因應威脅或尋求安全上的保護，美國因此得以增進盟國及地區國家親美力量，進而鞏固對地區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事務的主導權。

安保強化也可在東亞及國際製造出與中共某種程度對立的態勢，讓各國不得不「選邊站」。美國適時釋出中共威脅訊息，同時費心強化安保展現「必須具備的」優勢軍力，不啻向國際宣示中共乃美國及地區國家共同的「威脅」與對手及其抑制的必要性；加上小布希的「非友即敵」思維，地區國家若仍執意「疏美親中」，就可能被視為「威脅」的幫兇或與美日各國作對而遭到強大壓力或抵制，各國除有特殊理由、實力或角色有限，否則在安全保障及利益都可能受影響的顧慮下，至少不敢太靠向中共進行超越美國或被美國認為利益受影響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合作或結盟，使中共得自各國的支持減少，達到共同牽制、延緩其崛起的效果。

類此抑制作用在美國對各國施壓、阻止或增加中共軍購或取得研發技術困難度等軍事領域最為明顯。早在柯林頓總統時期，美國即憑藉其超強地位向以色列施壓不得出售中共空中預警機，以國最後即使在必須賠償中共數億美元違約金下仍被迫取消交易，足見該項作用之大；近年來如歐盟(EU)原訂於 2005 年 6 月底前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也是在美日強力宣傳「中國威脅論」氣勢及外交壓力下宣布延後；⁷¹ 另外，俄羅斯向來是中共武器的主要供應國，本身還有藉銷售利益重振國力的巨大誘因，也因此對出售尖端武器提高了戒心，對中共積極擴軍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果。

美日急於強化安保以中共或北韓存在「戰爭或安全威脅」的主要理由顯得薄弱，安保強化後在此方面的實際作用亦不明顯，甚至連「恫嚇」或「壓制」中共崛起的效果也不明確。反而從美國亟欲確保自身亞太甚至世界中絕對領先地位的角度、期藉以抑制中共成為區域主宰匹敵國家的解釋才較為合理。在分析其他作用都不太切合實際的狀況下，此一抑制中共崛起的作用更加明顯，甚至很可能就是美日積極強化安保的真正或最主要目的。

小布希總統上任後曾明確將中共定位為「競爭對手」，⁷² 加上當時對中共諸多針鋒相對的高姿態論調，讓人覺得若非受 9.11 事件及伊拉克與反恐戰爭困境等現實因素牽絆影響，今日美中或美日中對立程度或已趨向白熱化甚至攤牌階段；如今狀況未真正發生，亞太地區基本上仍呈現和諧穩定中求繁榮的狀態，對地區長期和平而言是福是禍，恐尚待時間加以檢驗。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抑制作用卻因為刺激中共加速朝向國防自主目標邁進，使安保僅現的抑制作用利弊都難以在當前加以簡單衡量。

(二)激化競爭對立之隱憂

1.可能激化軍備競賽

⁷¹ 李中邦，〈中俄大規模軍演，日本最不是滋味〉，《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5 年 10 月 6 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pecial-26.asp>〉。

⁷² 林文程，〈美國東亞戰略下的中共政策〉，《鳳凰網》，2005 年 9 月 25 日，〈http://www.lib.wust.edu.cn/showtxt/show_article.asp?ID=3340〉。

美國軍費向來占全球最大比例。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研究報告即顯示，美國軍費占全球比重正逐年上升，2001年占36%，2002年達到43%；2005年進一步增長到約占全球軍費半數的4,000億美元，⁷³ 迄今軍費增長仍占全世界增長總額的48%。⁷⁴ 如此高比例的軍費支出，或為擔任和平使者與世界警察必要的開支與奉獻；或為其維持「單極霸權」所需付出的高昂代價。但「美日能、為何各國不能」也因此成為廣受爭論的議題，也是中共等欲積極擴軍國家的慣用理由。

根據該所2007年6月11日發佈年度報告資料顯示，1997年至2006年間全球軍費開支共增加37%；2006年全球總軍費開支為1.2兆餘美元，較2005年增長3.5%，其中美國仍是軍費最大開支國家，約達5,290億美元，其次是英國與法國。中共以450億美元排名第四，但美國國防部情報局估計其實際數字可能是1,250億美元。日本則以437億美元排名第五。⁷⁵ 在亞洲方面，早在1990年至2002年之間，亞洲軍火交易總額就高達1,500億美元，僅次於近東地區成為全球第二大軍火市場。⁷⁶ 2007年中共軍費預算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開支國家，印度以239億美元排名亞洲第三。⁷⁷ 這些都非冷戰後理應走向更和平世界的情勢中應有的現象。

過去美國以同盟關係單方面抑制日本過度擴充軍備，但卻不能抑制中共崛起，中共不僅與日本競賽，還與美日的力量競賽。美國為了讓日本具有能與中共抗衡的力量，轉向協助日本建軍，兩國軍備預算遂持續上升。中共則以美日為例及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需要等理由提升戰力試圖抗衡。美日非僅未能抑制中共崛起的意志與事實，反被質疑可能激化出更具對立意味的競爭態勢。

東北亞各國具強烈針對性與競爭性的建軍作為，僅由競相爭奪制空權情形即可看出激烈程度。美國已將其最新F-22「猛禽」隱形戰鬥機部署於琉球；日本也有意採購此型戰機；⁷⁸ 南韓對此不僅強烈反對，盧武炫總統還表示對於方興未艾的東北亞軍備競賽不能袖手旁觀，⁷⁹ 計畫在2012年後也購買60架第五代隱形戰鬥機以為因應。⁸⁰ 中共則在2007年公布新型「殲10」戰機之後，展開包括針對美軍F-22戰機為假想敵的「殲14」戰機等新一代戰機研製，「殲13」戰機研發計畫也已進展至相當程度，⁸¹ 儼然軍備競賽

⁷³ 〈中美日印四國軍力比較 中國軍費增速最慢〉，《瞭望東方週刊》，2004年1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1/13/content_1272544.htm〉。

⁷⁴ 〈世界形勢變化與中國軍備增長〉，《德國之聲中文網》，2007年4月16日，〈<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444035,00.html>〉。

⁷⁵ 〈報告稱萬枚核彈威脅世界，中國軍費超日本正常〉，《人民網》，2007年6月13日，〈<http://hi.people.com.cn/2007/06/13/314104.html>〉。

⁷⁶ Emilie Guyonnet，〈日本重新建軍野心與美日新策略同盟〉，《法國世界外交論衡》，2006年4月，〈<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APSSS/As...>〉。

⁷⁷ 同註74。

⁷⁸ 〈日擬購最新F-22戰機〉，《自由時報》，2007年1月31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an/31/today-p4.htm>〉。

⁷⁹ 〈飛機飛出國 日出東方鄰國怒〉，《聯合報》，2007年7月24日，國際A16版。

⁸⁰ 〈韓媒體：韓擬2012年後購入60架第5代隱形戰鬥機〉，《中國新聞網》，2007年5月30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1077/52987/5801194.html>〉。

⁸¹ 〈爭制空權 中國再研發新戰機〉，《自由時報》，2007年1月31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jan/31/today-p4.htm>〉。

已經上演。

軍備競賽通常由軍事上強烈企圖心與對手競爭壓力造成。究竟美日安保強化與中共北韓加速軍力提升之間何者為刺激軍備競賽主因及其因果關係如何，尚難確切評論，但安保強化至少表示美日無心克制軍備、也未能勸阻中共等國擴軍減速，或緩解地區內如日中兩國進行軍事競爭。今日來看，美日即便感受到對手軍事擴張威脅，但若在安保強化計畫階段先嘗試以之作爲外交協商籌碼，或能降低軍備競賽及激發更甚於以往的「威脅」。當今美國仍爲世界超強，還可以實力「領導」世界共同走向裁軍與和平，否則一旦各國迫於其「威嚇」壓力急起直追群雄並起時，美國影響力將相對減弱，又面對各擁高科技殺傷力武器相互對峙的複雜情勢下，和平或許就只能指望類似「恐怖平衡」效果發揮作用了。

2.地區競爭或對立升高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利益互惠與互信是國家之間交往的基礎，情誼則是民意傾向與領導人政策導向的催化因素。任何國家面對擺出隨時準備「棍棒相向」的對手，不論「胡蘿蔔」多麼令人垂涎，其人民都很難產生好感，因而阻礙領導人採取友善政策，並增加政治人物藉訴諸民族主義與外在目標凝聚向心獲取內部政治利益、卻不利於外部和諧的可能性。美國對中共態度及造成的反應如此，中共對台灣亦復如此。

從東北亞均勢角度來看，現實主義大師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爲各國只希望建立一種對自己有利的平衡態勢，目標不是均勢而是最大優勢，是一種自己不受其他國家支配，但對他國卻擁有決定性力量及發言權的平衡。⁸² 美日顯然希望東北亞呈現其主導下的日中穩定均勢，不希望中共形成挑戰。安保強化讓日本逐漸脫離憲法束縛，使能與中共站在較公平的條件下競爭，有利東北亞均勢之維持，惟亦使中共對抗意志及與美日對立態勢升高，增加了地區不穩定的變數。

美國海外軍事存在的目的在於實現其國家及地區戰略目標，包括爲其主宰區域所需政治、文化及經濟影響力提供足夠軍事後盾，同時鞏固與盟國的戰略聯繫。因此同盟雖可增加美國維護世界秩序所需軍事實力、提升區域安全保障，但也可能讓同盟國產生過多自信，因而改變其面對國際事務的態度，例如挾優勢軍力採取過於強勢的作爲、或偏重軍事力量輕視外交手段以協調合作解決爭端的原則，走向對立與對抗之路。

美日安保固然是當前缺乏穩定有效多邊和平機制的東北亞最佳安全保障，但也可能因此壟斷對地區安全事務的解釋權與裁判權，使之轉變爲美國推行強權政治、獲取競爭優勢及爭取本身優先利益的工具。且美日同盟過度強化的結果，不僅可能導致兩國與其他非同盟國關係的弱化，也容易與假想目標國形成更尖銳的對立或競爭。⁸³

若從美日與中共競相發展軍備的情形來看，中共發展戰略性武器如核武及太空武器的步調勢必加速，未來一旦與美日發生衝突，雙方又都欲求全勝而難以克制時，勢必帶來更大災難；亞洲國家因此憂心地區對立升高引發衝突的後果。⁸⁴ 這也使得許多美國的東亞沿海盟國與友邦在制定國防計畫時，必須同時考量如何進行軍事改革以避免美軍全

⁸² 洪鎮東，《國際關係及國際組織》(台北：高點文化公司，民國 93 年 12 月)，頁 6-3。

⁸³ 閻學通、金德湘主編，《東亞和平與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363。

⁸⁴ 李英明，《亞太綜合安全年報 2002-2003》(台北：遠景基金會，92 年 6 月)，頁 7。

面轉型後「能力間隙」擴大；如何維持與美國穩固的軍事安全合作及與解放軍信心建立措施之間的平衡；以及如何在美日及中共區域主導權競局中妥善拿捏不致於被迫選邊等問題。⁸⁵

中共目前握有美國需與之保持合作關係的有利籌碼，在無直接危害其本身利益的情況下，暫時應不會挑戰美國地位或其單邊主義作為及美日安保體制，但面對以軍事為內涵的美日安保強化及其隱含的針對性意圖，中共基於區域大國對爭取東亞霸主地位「當仁不讓」的心理，勢將積極發展軍力與之競爭反制。若是情勢繼續朝向對立，未來東亞國家恐將更困擾於在認同依附美日同盟及兼顧與中共友好關係之間尋求最有利無害的互動與平衡。

(三)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疑慮

冷戰後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為建立政治大國地位，⁸⁶ 並將東亞視為戰略實現的跳板，試圖以經濟實力為工具，大國外交為手段，擴大地區事務參與權與發言權，最終走向全球大國之列。透過修法帶動戰略調整與軍力發展，成為其邁向軍事大國的捷徑，在與其大國化目標實踐息息相關的法源隨著安保強化陸續完成制訂之後，已積極朝向突破憲法制約的最後努力當中，使得軍國主義復甦疑慮逐漸升高。

1. 憲法束縛與突破

非戰憲法是抑制日本失控走向軍國主義的最大保障。日本一直受到同盟國美國扶持與制約雙重作用的影響，過去制約作用較為明顯，外界因此疑慮較低。近年來美國對日扶持鼓勵增加，包括突破憲法限制及對其強化軍備的支持。由於美國伊戰等外交政策顯現爭議甚至失當，安保強化又使東亞對立氣氛轉濃，很可能會加深外界對美國鼓勵日本修憲建軍等作法適切性的質疑。

日本憲法係二戰後由美國主導制訂，任何修改企圖自需獲得美國首肯，⁸⁷ 而美國近年來基於本身戰略需求及強化同盟功能考量，已從對日本過去屢以憲法限制迴避承擔責任的消極不滿，轉變為積極支持突破憲法制約，包括擴大解釋空間及最終修憲以協助美國亞太戰略目標達成。2001年5月，美國蘭德公司受其國防部委託所撰「美國與亞洲：美國亞洲新策略與軍力佈局展望」報告中，就提出美國政府應明確支持日本修改現行憲法的建議。⁸⁸ 日本當今不僅得以實施從「專守防衛」轉向可「先發制人」的積極性防衛政策，也表現出欲繼續突破憲法限制重獲對外動用軍事手段權利的種種姿態。

另外，日本2001年秋還興起所謂「新國防族」，不斷提出新安保政策思路與法理依據，「有事法案」就是該族推動的成果；海外永久性派兵法律也是該族促成的目標，⁸⁹ 由於現任首相安倍晉三及前任防衛廳長官石破茂都曾經是其中要員，因而增加外界對日本

⁸⁵ Huang, Alexander Chieh-cheng, op. cit., pp. 48-49.

⁸⁶ 鄭宇碩、孔兼德，《中美1997-1998峰會後中美關係之發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P.105。

⁸⁷ 尹懷哲，〈綜合分析美日安保共同戰略目標對台灣的影响〉，《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5年4月7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pecial.asp>〉。

⁸⁸ 〈當前「中」日關係之研析〉，《政策報告 No.920007》，民92年7月28日，〈<http://www.fics.org.tw/publications/policy/contents/920007.pdf>〉。

⁸⁹ 〈日本走向軍事大國的“危險信號”〉，《人民網》，2006年6月13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0/49152/4466773.html>〉。

政壇相關意圖及其成爲軍事大國後動向的關注與隱憂。

日本修憲其實不易。這是因爲根據其法律規定，修憲除需得到國會參眾兩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贊成之外，還要經過全民公投過半數贊成票的支持。⁹⁰ 在國會方面，《讀賣新聞》曾於 2002 年 3 月日本實施戰後憲法 55 周年紀念之際，對其兩院 724 名議員進行問卷調查，在回答率爲 64.8% 的有效樣本中，贊成修憲比例高達 71%，較 1997 年調查時增加 11%。依照日本當前政界瀰漫民族主義及政府強力主導下，跨越國會修憲門檻似乎成爲可能。

在民意方面，2007 年日本兩份立場不同的主要報紙曾先後公布調查結果，其中立場屬中間偏右支持保守主義的《讀賣新聞》4 月民調顯示其國人贊成修憲比例爲 46%，較前一年同期減少 9 個百分點，且數字比例已連續 3 年下跌；不贊成者比例則爲 39%，同比增加了 7 個百分點。調查同時顯示有半數日本民眾認爲應續按當前憲法規定不應使用集體自衛權。⁹¹ 立場偏左的《朝日新聞》5 月在日本施憲 60 週年發表民調則顯示出較高的支持修憲比例。其中認爲有必要修憲者爲 58%，遠高於反對的 27%；對於首相安倍政府所提修憲內容，則有 40% 表示贊成，42% 反對。⁹² 兩份民調數字雖有出入，但仍可解讀爲日本約有過半民意贊成修憲，但未必支持變更其中放棄武力戰爭的第 9 條條款或支持行使集體自衛權。

民調另顯示日本民眾年紀愈輕，贊成修憲比例愈高，其中 20 餘歲年輕人贊成修憲比例高達 78%，⁹³ 日本因此在之前通過的《國民投票法案》當中規定 18 歲以上青年即可參與修憲案投票，較一般 20 歲以上始能公投之門檻爲低。另按規定修憲公投法公佈三年後始能實施；安倍上任後首先修正教育基本法，強調「愛國情操」，對年輕學子及 3 年後將參與修憲公投的青少年實施愛國教育，都是運用策略提高三年後過關成功率及展現修憲決心的例證。然而安倍 2006 年 9 月上任之後聲望就從 70% 一路走跌，⁹⁴ 至 2007 年 6 月初民調支持度已下滑至 30%，爲其上臺以來的新低，⁹⁵ 若無法挽回聲勢，未來主導相關議題甚至維持政權的能力都有可能遭到衝擊而弱化。

目前距離日本實施修憲公投最快約還有 3 年，能否通過端視公投前國際情勢變化、美國戰略需求與東亞國家態度、政府受支持程度、對民眾宣導成效、以及民意走向而定。但不論結果如何，日本爲求成爲正常國家，突破憲法走向大國化的意圖與作爲應該不會改變，只是步伐快慢之不同與修改幅度的差異而已，安倍推動修憲決心雖不致改變，但

⁹⁰ 〈中國時報 日美關係未必是黃金時代〉，《星島日報》，2007 年 2 月 25 日，〈http://www.singtaonet.com:82/pol_op/200702/t20070225_474173.html〉。

⁹¹ 〈日民調贊成修憲人數持續走低 多數願永棄戰爭〉，《新華網》，2007 年 4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4/06/content_5941003.htm〉。

⁹² 〈民調：日本五成八民眾認爲有必要修憲〉，《大紀元》，2007 年 5 月 2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7/5/2/n1696964.htm>〉。

⁹³ 〈日民調贊成修憲人數持續走低 多數願永棄戰爭〉，《新華網》，2007 年 4 月 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4/06/content_5941003.htm〉。

⁹⁴ 陳鵬仁，〈爲提升聲望 安倍努力表現〉，《民 96 年 3 月 7 日國安(評)096-069 號》，〈<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6/NS-C-096-069.htm>〉。

⁹⁵ 韓建軍，〈安倍支持率連跌考慮轉向 可能從"修憲"回歸民生〉，《東方網》，2007 年 6 月 5 日，〈<http://news.big5.gog.com.cn/system/2007/06/05/010063564.shtml>〉。

勢必要在執政能力及策略上調整加強，否則可能難以獲得足夠的支持。

2. 軍備持續擴張之影響

日本最易受外界質疑的莫過於軍費預算及戰力遠較世界絕大多數「正常國家」為高的現狀。其自衛隊軍力在本身先進科技及安保強化帶動下，已具執行區域任務能力，尤其海上自衛隊實力更讓日本成為東北亞海洋強權，正藉邁向軍事大國過程與累積之能量，同步朝向國防自主及擠身於世界權力核心。2007年3月自衛隊並決定設立由3,200人所組成的快速打擊部隊，雖以支援美國全球反恐行動為設立理由，但已成為二戰結束後日本首支「戰備部隊」，⁹⁶ 意義非比尋常。

由於日本仍繼續增加軍費的投入，積極致力於發展高科技武器裝備，朝向編制體制改革及「精幹、高效」目標推動現代化建設，⁹⁷ 也可能被視為是刺激區域軍備競賽的因素之一。2007年2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就以兩國相差25倍的面積及相差10倍人口背景比較日中相對軍費預算，計算出大陸國民人均軍費僅達日本的7%，⁹⁸ 雖有藉之將中共異常擴軍狀況合理化的目的，但也突顯了日本軍力超過一般「自衛需要」標準的事實。

日本雖仍受美國制約，特別是在發展核子武器等方面，但已跨越自衛隊派遣赴海外之門檻，積極推動軍事革新與擴張防衛戰力朝強化軍備道路前進，此一進程與軍國主義形成及累積所需能量之歷程並無不同，雖不能據以論斷未來，但至少增加了軍國主義復甦條件及可能性。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曾撰文警告，稱日本一旦開始派兵海外，未來要阻止就有困難；其雖相信日本年輕一代價值觀已改變，但仍無法保證日本在陷入絕境時不會「祭出他們祖輩的那股子狂熱」，⁹⁹ 一語道出亞洲國家對日本仍未完全信任的心態。

日本對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類此觀感與作用並非不瞭解。防衛廳於2007年1月9日正式升格為防衛省之前，原防衛廳長官久間章生特地出面說明升省主要目的係由於國際恐怖攻擊事件及大規模破壞性武器擴散等情勢、必須強化國際合作的需要，同時還強調絕不會走回戰前軍國主義老路，¹⁰⁰ 就是認知到外界對其軍事擴張存在的疑慮及抑制作用，必須隨時注意外界反應以適時消弭或降低質疑壓力。

日本欲謀求「正常(普通)國家」地位，軍事方面顯現於能與正常國家一樣建立所望合理的軍隊及擁有武力行使權，表面看來此應單純屬於強調擁有一般國家應有的自主性，然而卻也頗為籠統而存有模糊空間，不能排除其背後有無效法美國成為「霸權」、

⁹⁶ 〈快速部隊 日反恐生力軍〉，2007年3月29日，《聯合報》，〈<http://bbs.talkapple.net/bbs/archiver/?tid-83169.html>〉。

⁹⁷ 徐冰川，〈從軍事合作看美日安保體制的重大變化—美日安保體制下的日本自衛隊〉，《國際線上》，2004年9月27日，〈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821/2004/09/27/762@312445_4.htm〉。

⁹⁸ 〈日本虛構中國軍事威脅〉，《大公網》，2004年11月9日，〈<http://www.takungpao.com/news/2004-11-9/MW-327376.htm>〉。

⁹⁹ 〈日本的軍事動向〉，《人民網》，2005年3月，〈<http://japan.people.com.cn/BIG5/35469/41775/41788/index.html>〉。

¹⁰⁰ 〈「自衛隊法」修正案催生五年日防衛省明年一月成立〉，《中國時報》，2006年12月1日，〈<http://news.chinatimes.com/cannotfindthispage/#3>〉。

能不受限制擴充軍備、藉軍事為主的「硬實力」為主要手段成為政軍大國及獲取更多利益等意圖；或者目前僅有概念、未來條件成熟即隨時有轉變為真實行動的可能。

近年來日本國內對仍未成為正常國家及中共崛起引發被超越的憂慮與挫折感日益加深，加上對本身經濟信心未盡恢復，對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民生問題又有種種不滿，使得右翼民族主義逐漸抬頭，若長此以往，社會很可能再次出現過去其發動戰爭前的苦悶氛圍之下向外尋找宣洩目標之傾向，類似跡象已不難在當下日本被發現；另外，日本至今尚未對過去侵略歷史「認真」謙卑反省的態度，更加深某些亞洲國家的疑慮。

客觀而言，日本想成為「普通國家」或區域政軍大國，即便其有過侵略紀錄，也不能斷言未來必然重蹈覆轍。即便未來突破憲法限制取得對外動武等合法性，但其仍受國內民主制度下的國會與人民監督，外部又受美國駐太平洋及駐日部隊約制，外交上則有「東協加3」及其他日本參與的多邊安全對話組織提供信心建立與政治協調途徑，日本也已在如「亞洲-日本發展基金」及「亞洲開發銀行」等世界關鍵金融組織中扮演主要角色。¹⁰¹ 在以上種種因素影響與限制之下，日本即便成為軍事強國，但要走向軍國主義復甦尚無必要條件，也不容易獲得足夠支持再起。

Matake就認為雖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現實主義者持國家獲得經濟實力後常將軍事力量也列為目標的看法，但其由日本冷戰後迄今重要軍事作為多係配合美國等情形研判，選擇成為軍事強權應非日本真正意圖，美日強化安保也不必然意味美國要讓日本成為主要軍事強權，因而對軍國主義復甦顧慮持保留態度。¹⁰² 誠然，日本經歷過二次大戰的慘痛教訓，應不具再謀侵略的政治動機與思維或足夠民意支持，加上鄰國特別是中共對其任何可能負面動向必十分關注，應會隨時作出反應而不會任其坐大。

然而東亞地區國家未來意圖「侵略」的可能性本來就低，擴張與侵略性的軍國主義應該只是外界突顯對日本疑慮及藉以抑制的政治話語。較值得關注的反而應該是日本未來若成為不受憲法限制的軍事強權，只要師法小布希強調武力手段介入區域主導權或利益之爭，即足以對地區態勢與平衡產生影響，甚至在發展過程就會牽動全局，例如與中共競爭白熱化或加速軍備競賽等。日本欲化解始終緊箍著的外界疑慮，或需進一步展現面對歷史的反省誠意，以及軍事擴張時提出較安保強化說辭更具說服力的理由與適度節制。

二、美日安保發展走向

美國國防部 1995 年《東亞戰略報告》放棄了 1992 年設定的階段撤軍計畫，即代表其對亞太情勢與地位思考的轉變。《報告》將亞太戰略定調為借助日本等盟國力量確保地區主導地位，作為其治理全球戰略的重要依託，並宣示美國亞太戰略利益為「美國治理下的和平與安全，獲得該地區商業准入、航行自由、以及防止任何霸權力量或聯

¹⁰¹ Sandra R. Leavitt, "The Lack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Japan", *Asian Survey*; vol.45, no.2, May 1, 2005, P.226.

¹⁰² Matake Kamiya, "Chapter 5 Reform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What Should Be Done?" ed. Ikenberry, G. John and Takashi Inoguchi, *Reinventing th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108-110.

盟的崛起」。¹⁰³ 基此，美國藉亞洲軍事存在結合與擴大盟國及盟友力量，建構其主導下的「霸權穩定體系」，不僅是其強化美日安保的基本戰略與最終考量，也將繼續成爲未來左右安保走向的重要思維。此等思維面對挑戰力量的反應及國家之間利害關係盤算後的互動，將對未來美日同盟關係疏密與安保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一)從同盟理論分析

爲了能夠從美日安保發展過程分析其未來走向，首先從同盟基本性質將安保演進大致歸納爲以下幾種模式：

- 1.美日與中共、北韓等對手國都採取低調妥協路線，使美日同盟利益與功能弱化，地區維持較和諧的平衡現狀。此類似冷戰後安保未強化時的基本態勢，容易因任一方加速發展的刺激而改變。
- 2.美日同盟與對手國都採強硬對立路線，各國全力發展國力與軍力以競逐優勢或自保，使得安保強化與抗衡力量持續激化，導致對立升高甚至有可能接近衝突邊緣，此貼近安保走向強化後對立的狀況。可能的發展型態如下：
 - a.對立持續升高導致擦槍走火引發戰爭；東亞區域熱點仍在朝鮮半島與台海。
 - b.其中一方或雙方都意識到衝突代價與風險太大，轉而自制並向對方釋出善意尋求改善關係，放緩軍事對峙腳步與舒緩敵對意識。但仍因互信不足，雙方仍維持相當程度對立競爭態勢，既有的同盟架構也不會明顯弱化。此與近期及較早前美日與中共及北韓由緊張對立到稍微趨緩的情況相似。
 - c.雙方互釋善意後發現合作利益大於對抗，外交協商遂取代軍事競爭成爲引導新關係的主軸，在共同努力持續強化信心建立措施與合作後，逐漸建立互信共識，有可能使軍備走向裁減或至少共同抑制擴張。東亞未來有可能朝此趨勢發展，但仍有諸多困難因素與變數必須克服。
- 3.美日採妥協姿態而對手國仍行積極發展強硬路線。由於對手崛起超越的威脅大增且意圖不明，對同盟國構成挑戰，因而激發同盟團結共同壓制防範。美國除非能運用策略或提出誘因讓對手妥協，否則爲了避免優勢流失，只有被迫再強化同盟。
- 4.美日同盟採積極擴張路線，對手國則採放緩軍事擴張之妥協路線，則美日同盟將可建立所欲追求的秩序與格局並發揮主導作用，同盟再強化的必要性降低。

其次，依據同盟理論，結盟國通常會存在因爲與本身利益關連不大事件被迫捲入爭端、以及關鍵時刻卻得不到盟國幫助甚至被強國拋棄等憂慮，即所謂「牽連」(entrapment)與「拋棄」(abandonment)的恐懼；結盟關係過密或疏遠也可能導致此種作用或顧慮的擴大。1951年安保條約簽署至1960年條約修改期間，日本因依賴美國療傷止痛，被美國拋棄的憂慮較強；1961年至1975年間，日本改爲擔心受美國越戰牽連；1976年至1987年間，日本對於被美國拋棄導致自主戰略無法推動的疑慮增強，美國也關切日本大國化意圖與經濟擴張作爲；1988年之後的90年代，兩國關係一度緊張，使日本存在被拋棄

¹⁰³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27, 1995.

與牽連憂慮混雜的狀態。¹⁰⁴

日本從過去以來的美元衝擊、尼克森總統的「越頂外交」、1998年柯林頓訪中時刻意繞過日本、直到後來的美中建立戰略對話等事件，都產生過被拋棄的強烈驚恐或不安，雖然美日關係表面上看來十分穩固，但日本人內心或始終無充分自信，擔心何時會被最重要的盟友美國「拋棄」，因此在算計與美國結盟走向自主的邊際效益之後，採取更加依附美國與同盟的選擇，避免讓被「拋棄」的顧慮成爲事實。

若從美國與日中兩國的關係來看，美國將美日關係定位爲「對等的『成熟夥伴關係』」(Mature Partnership)，較美中的「誠摯性、建設性、合作性關係」(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差別頗大，¹⁰⁵ 美日關係明顯遠較美中及日中關係密切許多。然而即便如此，安保體制也已臻強化，日本被「拋棄」的疑慮並未完全消失。美國稍早前在第五輪「六方會談」中刻意輕忽日方極爲重視的人質綁架問題，就讓日本有被「遺棄」的感覺。¹⁰⁶ 美國在其申請成爲常任理事國案臨門前放棄支持、使其自行尷尬面對國際也是一例。其他擔心的原因還包括：美國走向孤立主義路線；或尋求日本以外的其他利益，包括與競爭對手合作走親中路線或採取日中平衡政策冷卻同盟等。中共快速崛起更可能讓美中關係趨密，進而威脅日本對美國的價值與利益。

在受美國「牽連」的顧慮方面，當前地區發生戰爭的機率確實不高。回顧冷戰期間美蘇兩國在實力相若的對峙情況下，即便一觸即發的古巴危機仍未讓雙方真正交火，今日美國已爲世界唯一超強，各國主動挑戰的可能性更低，然而其「霸權」與單邊主義等作風仍有可能讓日本涉入美國介入地區危機所發動的先制攻擊與報復衝突中；雖然此一可能性已隨伊拉克教訓及小布希任期無多態度軟化而更爲降低。另外，恐怖主義也可能因美日關係而報復日本，因此遭到「牽連」的可能性仍不能排除，惟基於美國世界超強戰力及日本基本上仍以支援性任務爲主，此一效應影響應該不大，日本因此對同盟意願仍維持於不墜。

再從同盟內部凝聚力來看。維繫同盟最重要的因素是利益，然而美國與日本結盟的利益似乎正在中共影響力急速擴大與精心籌畫的外交作爲中遭到稀釋，這是因爲美國在與日本關係定型化的狀況下，國際事務上與中共合作的效益較能獲得突顯，國際領域中的大部分效益更是日本所無法給予，例如在對付伊朗及北韓問題處理等重大國際議題方面。因此美國即使認爲中共崛起對其維持亞太主導地位戰略構成障礙，但又必須克制圍堵意圖加強與中共合作，亦即採取所謂「圍交」(congagement)策略。¹⁰⁷ 2005年中共通過《反分裂法》時，美國僅重申過去一貫的「反對動武及片面改變現狀」立場，並未強烈表態反對，應可視爲此種合作思維下的一種謹慎反映。

影響同盟關係的另項重要因素是「對等」，這也是日本不滿意美國的主要因素。近

¹⁰⁴ 張玉國，〈同盟困境與美日同盟-日本同盟政策分析〉，《日本學論壇》(吉林：吉林大學，2004年3月)，頁29。

¹⁰⁵ 林正義，〈美日安保強化與台海安全〉，蔡瑋、蔡增家主編，《變動中的東亞國際關係》(台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95年6月)，頁61-62。

¹⁰⁶ 〈東北亞和平體制，只有日本自尋孤立？〉，《朝鮮日報》，2007年3月12日，《朝鮮日報》，<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l_dir/2007/03/12.html>。

¹⁰⁷ 葛永光，〈美國的亞太戰略與東北亞的戰略安全環境〉，《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台北：正中書局，2003年5月)，頁161。

年來，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構下將「普通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方向，同時強調自由、自助與自決。安倍即顯露雙方安全合作應該是「雙向」的關係，表示要「增強日美關係的對等性」，不做「第二英國」，因此在利用美國壯大之餘，也不忘推動同盟朝更「對等」方向發展，扭轉過去小泉時代過度親美造成自主性式微的狀況。包括將小泉內閣「重美輕亞」外交政策調整為同時推動繼續強化美日同盟與積極改善中韓等鄰國關係的「戰略性亞洲外交」；以及向中共周邊歐亞大陸各國推動「自由與繁榮之弧」等三大戰略。¹⁰⁸ 但在其根深蒂固的「美主日從」外交傳統及美日同盟日益深化下，安保體制仍會是其未來外交作為與達成國家發展目標的主軸與關鍵。

同盟另具有當內部成員國共同利益實現時、同盟整體性與統一性將會減弱的特性。冷戰後美日兩同盟國也曾有過激烈對立的競爭歷史。「提供絕對安全保障」雖是當今美國維繫盟邦的最大誘因及阻止脫離的最大籌碼，但在日本未來成為政治與軍事大國之後，合作伙伴的美國有可能因重要性降低成為日本競爭對手，甚至最終導致同盟破裂，或各自尋求新伙伴結成新同盟。¹⁰⁹ 較有可能的是美中關係若獲重視，將使美日關係逐漸弱化或不再強化，屆時日本或許也會尋求日中關係的改善以增加在美日關係中的籌碼與利益，此時彼此矛盾即有可能浮出。但因美日同盟最主要的共同利益即在於因應中共崛起後的挑戰與競爭，該利益若持續存在，則同盟弱化或關係交惡的可能性就不大。

(二)從美日中關係探討

美日安保強化對日本來說，代表著戰後 60 年積極追求成為正常國家的同時，也希望扮演更積極的區域維和角色，但也伴隨著日中矛盾的浮現與對立升高。這是因為雙方既有複雜糾葛的歷史因素，就地緣而言也存在主權與國家發展命脈資源相爭等衝突。但目前並不能就此斷言日本已準備好與中共對立。

大陸政策研究界近年來基於戰略利益考量提出了所謂「中日接近論」，¹¹⁰ 但由於日本與中共在外交關係上存在官方與民間在歷史、台灣、領土與安全等問題的認知落差，且其受中共經濟與軍事力量壯大刺激，近年來一直以美日同盟為外交基軸，視中共為潛在且立即(potential and imminent)的敵人，¹¹¹ 有意削弱中共競爭力並抑制其發展速度，因此對「接近論」反應平淡。

日本國內視中共崛起為威脅與機遇者都有，國民多數則仍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且願意與中共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近年來日本在政府強調「中國威脅」及雙方矛盾相互激化效應之下，人民對中共持好感者比例已從 1980 年的 78% 跌至 2006 年的 32%，對日本抱持親近感的大陸人民更低到只剩 15%。這些比例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06 年 8 月尚擔任內閣官房長官出席第二屆「東京·北京」論壇時所提出，安倍當時還強調日中關

¹⁰⁸ 〈安倍的「去美國化」外交能走多遠？〉，《中國時報》，2007 年 3 月 24 日，<<http://www.ptt.cc/bbs/IA/M.1174740791.A.000.html>>。

¹⁰⁹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03 年 3 月)，頁 365。

¹¹⁰ 毛鑄倫，〈對「中日接近」的一些看法〉，《海峽評論》，151 期，2003 年 7 月號，<<http://www.adanstar.com/FF/151-177.html>>。

¹¹¹ 李明，〈美日東亞戰略下的台灣軍購〉，94 年 9 月 25 日，www3.nccu.edu.tw/~minglee/arms_deal.doc

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¹¹²

中共 2005 年在戰後首次超越美國成爲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也大量出口大陸，對中共經濟發展依賴極深，¹¹³ 如此深廣的經濟合作關係可能是雙方都不願看到彼此衝突的最根本基礎。日本也必須考量避免引發地區形勢動盪不安危及其地區利益，基於地緣與文化因素，與中共發展合作關係有利其經濟持續復甦，政治上也可發揮平衡美日關係、提昇本身在東亞政治格局中比重、以及與美中關係較勁時的較有利地位等效果。

美中關係的週期性起伏常令區域國家產生困擾。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曾預測區域強權(中共)與美國將是「競合」關係，中共維持與美國良好關係也仍利多於弊。¹¹⁴ 但因中共依舊爲共黨專制政權，加上台灣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台海擦槍走火發生戰端的可能性仍在，因此美國即使與中共關係提升或增加合作，現行圍堵或抑制其崛起挑戰美國的基本思維仍應存在；美國也不會讓中共感受到其在東北亞勢力與存在或實際上在全球影響力及所承擔的義務明顯衰退或減少、甚或美日軍事同盟已退化或鬆動，以免鼓勵中共趁虛而入加速追求在亞洲上升中的優勢與主導權。

美國眼前的現實仍是只要其繼續被反恐戰爭與威脅牽絆，就需尋求與中共合作而不可能直接對抗，小布希第二任期開始，即調整對中共政策，在重視美日同盟的同時，也重視美中關係。¹¹⁵ 中共日增的影響力及雙方在經濟、反恐與外交事務上相互依賴，使得兩國關係難以倒退。2007 年 2 月，阿米塔吉等超黨派外交安保事務人員共同發表了一份名爲「美日同盟：和亞洲一起走到 2020 年」的報告。相較於 2000 年強調美國應與日本共同圍堵中共的第一份阿米塔吉報告，新報告已調整爲呼籲強化美日中三國之間的關係，不僅形同對過去美日同盟關係重新檢討，也隱約透露美日安保政策的未來取向。

該份「報告」揭示美日同盟在 2020 年之前仍是美國亞洲戰略的基軸，美國仍鼓勵日本修改憲法及對外派遣自衛隊，以增強安保方面力量，但因中共經濟快速成長伴隨著軍事現代化，使其對外影響力與日俱增，爲了今後東亞地區安定，不能僅僅強化美日之間的關係，而更應加上中共；未來美日同盟最重要的變化因素將是中共與印度的崛起，而東亞的穩定將取決於美日中三國關係，因此建議同盟應加強與中共接觸，¹¹⁶ 一改過去視中共爲遏制目標的思維主軸。

「報告」的另項重要內容是列舉了三種美日「必須迴避」的局面，分別是：由美國單極控制亞洲；「美中共同管理」構想；以及「美日對中共」的兩極對立等。其中美

¹¹² 〈安倍晉三：日中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環球在線》，2006 年 8 月 4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8/03/content_4914529.htm>。

¹¹³ 傅禎，〈談亞太地區的和平問題〉，《東亞論壇季刊》，第 449 期，民 94 年 9 月，<<http://www.it.thit.edu.tw/it/%E6%9D%B1%C.doc>>。

¹¹⁴ 葛永光，〈美國的亞太政策與東北亞的戰略安全環境〉，《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台北：正中書局，2003 年)，頁 158。其中論述美國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杭亭頓接受德國《世界報》專訪時談話：國際間進行的權力關係重整，會形成區域性強權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未來 15 年全球戰略關係第一階段當中，美國仍爲全球超級霸權；第二階段將出現中國等區域性強權，第三階段則出現抗衡區域強權的力量，其中即包括日本對中國在內。

¹¹⁵ 〈一手抓美日同盟 一手抓美中關係 美希望左右逢源〉，《新華網》，2005 年 11 月 22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22/content_3816143.htm>。

¹¹⁶ 日媒：東亞穩定取決於日美中關係，《新華網》，2007 年 3 月 1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3/01/content_5786627.htm>。

國單極控制亞洲已不再可能，這是因為隨著中、印等大國相繼崛起，民族主義、主權利益等問題層出不窮，美國力量已不足以獨自因應複雜的亞洲事務與管理秩序。「美中共同管理」構想也不切實際，因為雙方存在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差異及地區主宰地位等矛盾。走向「美日對中共」的兩極對立競爭道路則會強迫亞洲國家選邊站，對於讓中共融入國際秩序與發展並無幫助，且過分強調同盟關係，有可能使美日在本地區與他國疏離而被孤立。《每日新聞》社論所作「『美日照亮前面道路，導引中國朝我們希望的方向發展』不失為良策」的註解，¹¹⁷ 似乎也代表了外界對美日安保未來發展的可能期待。

該份報告不僅將成為下屆美國政府對日本及亞洲政策的基礎，也將影響日本國內輿論與政治走向及日本政府對外政策，且似乎已開始在美日兩國對中共政策中發酵。2007年5月1日，美日兩國外交、國防部長在「2+2」會議上一致同意刪除美日2005年軍力重整時雙方「共同戰略目標」當中納入有關「台海問題」的內容。¹¹⁸ 這或許意味著美日對掌握台海情勢已具有充分信心；或係為了「扭轉過去給台獨的錯誤訊息」、預防台灣趁北京奧運時機作出可能陷美日於險境的狀況發生；也有可能研判中共對台海安全尚不構成「威脅」程度，或美日已願意正視過去安保強化下的三方情勢發展，客觀評估以軍事為內涵的安保體制及對抗思維並非維護台海和平的必要選擇等。至少應是美國衡量實力及面對困境後修正的務實作法。

未來如果美國與中共交好，又與北韓關係正常化，安保功能性或強化的必要性勢必降低，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仍焦頭爛額、須藉助中共以及穩定以朝鮮半島為主的東亞情勢考量之下，對日關係或將不再如過去般的至要，加上強調民主價值及軍事優勢作為、主張以結盟制衡中共的新保守主義失勢；相對之下，認為美國應該重視中共與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國家發展穩定關係解決國際問題的美國新現實主義逐漸恢復抬頭，因此在小布希卸任之後，安保要想維持既有熱度並不容易，未來應該也不會有太多繼續強化的空間。

(三)日本自主傾向與強度

日本人對美日同盟存有若干矛盾情節，這是由於美國與日本對同盟目標需求不盡相同所致。美國追求全球及亞太主宰利益，且不希望日本崛起成為另個競爭對手，¹¹⁹ 或「挾美自重」與地區大國對立衝突及孤立於亞洲國家之外，以免增加美國經營的困擾。日本主要則在追求國家戰後第二次政治大國崛起並藉以抗衡中共，雙方因此有潛在性的矛盾存在。¹²⁰ 美日兩國對「中國威脅」與「威脅」程度的認知也非完全契合，美國擔心中共崛起挑戰其全球霸權地位；日本則主要憂慮其東亞影響力喪失。雙方在戰略與經濟上也存有衝突性。因此日本政府與執政黨內部對於美國既拉攏、又防範的對日政策十分清

¹¹⁷ 同前註。

¹¹⁸ 邱震海，〈美日「二加二」透露的信息〉，《文匯報》，2007年5月12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07/05/12/WW0705120003.htm>〉。

¹¹⁹ 劉傑主編，《變化中的世界與中國因素》（北京：時事出版社，2006年2月），頁97。

¹²⁰ 林武雄，〈美國東亞戰略：「對日關係為軸心」是否進入修正期？—美國「對日政策」VS.「對中政策」〉，《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2004年6月9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takeo-19.asp>〉。

楚，新一代政治家更對同盟戰略落差感到不滿。¹²¹

對日本而言，其依賴美國程度愈深，相對的美國對其爭取政治大國應具的自主性與意圖抑制作用也愈強，形成其邁向「政治大國」的門檻；另外，美國也常藉同盟關係在經濟上對日施壓，促使由重商主義轉向經濟自由主義與開放市場；¹²² 還不斷要求分擔更多國際責任與安全相關費用，以致日本人至 21 世紀初期對美國安全承諾已愈發失去信心；¹²³ 即便仍相信會與美國保持友善的夥伴關係，但愈來愈多日本民眾認為日本可以、也有能力承擔新防衛任務，¹²⁴ 顯示出其日益強烈的自主化意願。

日本此種不滿心理與自主意願已然表現於政治人物言論及政府對外政策方面。例如 2007 年 1 月日本防務大臣久間章生公開批評小布希總統錯誤發動伊拉克戰爭，還使得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稍後訪日時拒絕與久間會面以表達抗議。27 日，久間復批評美國方面在重新調配琉球駐軍的問題上完全未採合作態度，且未考慮到日本地方官員意見。¹²⁵ 6 月 30 日久間更發表「長崎遭原子彈襲擊後，的確經歷了慘痛的災難」、「我不會在此事上記恨美國」等帶有暗示性的抱怨之語，還因此導致其 7 月 3 日在國人抗議與美國壓力下宣布辭職。¹²⁶

安倍的另一名重要閣員外相麻生也常見類似批評美國的言論。麻生先是繼久間章生之後評擊美國出兵佔領伊拉克後的作為使當地動亂加劇，還以「非常幼稚」譏諷。¹²⁷ 其後又發表「日本正在作美國人無法作到的事」，甚至稱「如果你長著金頭髮藍眼睛，可能就不妙了」，以及「我們從沒有在中東剝削過或是使用武力」的挑撥性言論，¹²⁸ 這些發自安倍周邊掌管國防與外交等對美重要事務閣員的聲音，隱約透露出背後代表了安倍或是日本政壇存在「去美國化」的立場；至少能讓美國知道當今日本已不同於過去小泉一面倒時代，促使美國更加重視隨時也可能對其說「不」的日本利益需求。

美國擔心日本已逐漸轉向具體行動的自主傾向可能削弱其單極體系而不樂見，因而以強大壓力迫使日本收斂。¹²⁹ 例如日本 2007 年 1 月提出大幅放寬「武器出口三原則」之議，被視為想拉歐洲共同研發武器、試圖擺脫過去裝備全面「美國化」的自主作為；事實上安倍上任之後即有意再次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以逐漸脫離對美國武器的絕對依賴。自民黨乃於 2007 年年初對此展開討論，並已初步擬訂修正計畫，日本防衛大

¹²¹ 同註 73。

¹²² 楊伯江，〈冷戰後日本的外交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2003 年 5 月，<<http://www.google.com.tw/search?complete=1&hl=zh-TW&q=%E4%B8...>>。

¹²³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90 年 11 月)，頁 162。

¹²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美國在亞洲的角色：亞洲觀點》(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Views)，(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 年 11 月)，頁 14。

¹²⁵ 〈大臣先後發表驚人言論 安倍深受「大嘴」之苦〉，《新華網》，2007 年 1 月 30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1/30/content_5671679.htm>。

¹²⁶ 〈日本防衛大臣因「無奈之舉」而無奈辭職〉，《人民網》，2007 年 7 月 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0/5949760.html>>。

¹²⁷ 〈日外相批美 伊戰佔領策略幼稚〉，《美國中文線上論壇》，2007 年 2 月 5 日，<<http://gate.tycool.com:82/gate/big5/www.tycool.com/bbs/showthread.php?t=158760>>。

¹²⁸ 同註 108。

¹²⁹ 同上註。

臣久間章生也於美國發表演說時釋出此一訊息，¹³⁰ 但不久後的 5 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鹽崎恭久就在記者會上改口正式否認日本有修改之議，還進一步表示日本政府今後將繼續慎重處理武器出口管理問題，¹³¹ 明顯係受到美國壓力。日本也不時藉「北韓核危機」表達建立自主軍事體系甚至「擁核」的意向，¹³² 同樣都在美國的壓力下暫時收斂，顯示美國態度對日本而言仍具關鍵性的影響作用，日本目前亦尚無擺脫美國的能力與攤牌意圖。

認為日本應擺脫美國的意見不少，前大藏省財務官神原英資 2005 年就曾撰文批評日本保守主義者不應親美、也不應親中，爲了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應該在美國與中共之間保持戰略靈活性；¹³³ 首相安倍於 2006 年 9 月就任後一個月內即訪問區域內的中共，其次訪問歐洲，半年後才造訪關係最密的美國，也被認爲是有意調整對美國「一邊倒」外交政策的跡象。¹³⁴ 安倍在北約還強調要與彼等加強軍事同盟合作，不啻宣告日本外交政策有可能轉向神原英資的意見，亦即今後外交重心將不僅是美國。¹³⁵

小布希政府希望建構符合需要的同盟體系及能夠在區域內發揮影響力的日本，卻又擔心日本過於「自主」的結果有脫離掌控或增加抵觸美國利益籌碼的顧慮，因此未來對日本的「控制」應該不會放鬆。美國亞太駐軍重整時展開的美日軍事一體化，即被視爲對日本更有效的控制作法之一，今後日中利益與影響力之爭必定激烈且充滿變數，日本自主化需求也應會更加強烈。雖然目前國際舞台特別是西方世界基本上仍由美國主宰，日本想要有獨立作爲的空間並不大，但由於美國東亞戰略實踐、美中戰略競爭需求、甚至美國本土及其亞太駐軍安全等都需要日本支持與維護，日本若評估區域安全威脅顧慮不大而同盟利益卻有限時，對美國亦非無牌可打，例如在美國最重視的協助擊落射往其本土飛彈立場上打出「違反憲法」牌、對駐日美軍基地存續問題打出「民意反對」牌；甚至打聯合中共的「亞洲自主」牌等等，至少可讓美國對其利益不敢過於忽視。

然而在北韓擁核之後，受到美國抑制下維持無核的日本及南韓兩國，今後在安全上有可能更須依附於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美國強烈反對的北韓擁核，看來反倒可能成爲其日後能用以掌握兩同盟國最有力的籌碼之一。美國於 2006 年年底北韓核試爆成功後，突然改變自 2005 年 12 月以來對北韓的強硬態度，包括重啓「六方會談」、改變一貫立場與北韓單獨密會、同意解除凍結北韓資金及提供能源援助等讓步作法，對盟國日本一再強調的綁架問題卻不甚在乎，或許即係看出北韓有此一「功能」而使然。

¹³⁰ 〈避免裝備全面“美國化” 日本想拉歐洲研發武器〉，《新華網》，2007 年 1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7-01/26/content_5654716.htm〉。

¹³¹ 〈日本官房長官否認將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新華網》，2007 年 5 月 7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07/content_6066429.htm〉。

¹³² 呂耀東，〈安倍赴美鞏固“外交基軸”〉，《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2007 年 5 月，<<http://www.ijis.cn/new/lwzk200718.html>〉。

¹³³ 〈中日關係的戰略困境:癥結關鍵在單極與多極之爭〉，《中國網》，2005 年 1 月 14 日，<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01/14/content_5757008.htm〉。

¹³⁴ 〈日試圖摒棄“一邊倒”政策 美指望安倍步小泉後塵〉，《新華網》，2007 年 4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26/content_6031753.htm〉。

¹³⁵ 〈分析:安倍尋求擺脫美國政策〉，《搜狐新聞》，2007 年 3 月 23 日，<<http://news.sohu.com/20070323/n248925454.shtml>〉。

展望未來日本與中共競爭勢將持續，一旦矛盾激化且美國又未予日本滿意支持，加上有北韓核武刺激，國內右翼與民族主義能量可能漸增，修憲工程啓動又已就位，在前述戰爭威脅不高而對美依賴度降低之下，日本有可能升高對美國說「不」的姿態加速外交與軍事方面自主化，進而與美國戰略利益相衝突，導致較勁下的摩擦，使原維持地區穩定的美日安保體制反而有可能成爲新的「不穩定因素」。

第三節 小結

兩岸關係定位與北韓擁核等問題至今尙未解決，雖然任何一方都不希望演變爲衝突或戰爭，但因中共與北韓仍屬專制政體，大幅擴充軍力與透明度不足等勢必引起美日各國猜疑防範，加上國際與區域情勢日趨複雜且瞬息萬變，預判與防止威脅仍是美日等國必要的作爲。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雖客觀提出中共軍力落後之結論，但依舊認爲美國必須持續以龐大資源提升軍力；軍方同樣認爲美國雖無威脅，卻也建議必須掌握有利時機進行戰略轉型，以全面提升美軍未來資訊化戰爭能力等。¹³⁶ 美日策略上或須誇大「威脅」程度與安保功能，但不論是基於對挑戰國的威嚇、抑制；或是本身主宰東亞之目的，基本上仍是將維護東亞秩序、防止區域戰爭作爲出發點，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存在的意義與功能。

檢視安保強化迄今中共、北韓、乃至於伊拉克及反恐戰爭等情勢的發展，可以瞭解過於迷信優勢軍力抑制威脅或藉武力解決國際問題的效果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十分危險。美中或美日中衝突或交戰更可能爲彼此及區域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一味強化武力不僅對解決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問題缺乏助益，也無法杜絕有形戰力難以根除的恐怖活動，反倒可能讓地區對立升高而不利於和平。美日客觀檢視運用外交手腕與優勢軍力的效益與比重，若評估戰力已具遏制及因應東亞原本機率即微的戰爭功能，持續調整對抗思維，淡化因意識型態、領導人主觀偏好或情誼運用下的軍事作爲，應能讓安保角色與所能發揮的功能作更佳連結。

¹³⁶ 李明峻，前揭文。